财政后来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财政局长》 第一章(1)
- 《财政局长》 第一章(2)
- 《财政局长》 第一章(3)
- 《财政局长》 第二章(1)
- 《财政局长》 第二章(2)
- 《财政局长》 第二章(3)
- 《财政局长》 第二章(4)
- 《财政局长》 第三章(1)
- 《财政局长》 第三章(2)
- 《财政局长》 第四章(1)
- 《财政局长》 第四章(2)
- 《财政局长》 第四章(3)
- 《财政局长》 第五章(1)
- 《财政局长》 第五章(2)
- 《财政局长》 第六章(1)
- 《财政局长》 第六章(2)
- 《财政局长》 第七章(1)
- 《财政局长》 第七章(2)
- 《财政局长》 第八章(1)
- 《财政局长》 第八章(2)
- 《财政局长》 第八章(3)
- 财政局长》 第九章(1)
- 《财政局长》 第九章(2)
- 《财政局长》 第十章(1)
- 《财政局长》 第十章(2)
- 《财政局长》 第十一章(1)
- 《财政局长》 第十一章(2)
- 《财政局长》 第十二章(1)
- 《财政局长》 第十二章(2)
- 《财政局长》 第十二章(3)

- 《财政局长》 第十三章(1)
- 《财政局长》 第十三章(2)
- 《财政局长》 第十四章(1)
- 《财政局长》 第十四章(2)
- 《财政局长》 第十五章(1)
- 《财政局长》 第十五章(2)
-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1)
-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2)
-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3)
-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4)
-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5)
- 《财政局长》 第十七章(1)
- 《财政局长》 第十七章(2)
- 《财政局长》 第十七章(3)

《财政局长》 第一章(1)

柳树市财政局的总会计师王星星已经失踪三天，音讯皆无。

第一个发现王星星失踪的是主持财政局工作的副局长栾介川。

王星星没上班，预算处的同事看上去很习惯，原因是王星星在处里的身份极为特殊，即使她不来上班也用不着跟谁请假。如果真是生病了需要大家去看，处长李仲梁就会跟大家说，然后买些慰问品全处同事一起去看她，因为预算处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规矩。况且，在预算处乃至在整个财政局，大家都知道王星星和处长李仲梁的个人关系比较特殊，即使王星星三天没来上班也属正常。

栾介川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财政局长在去年换届后当上了副市长，局长的职位一直空着，大家都以为栾介川能接替老局长的职位，但是市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态度，栾介川也只好边干边等着市里能有个明确的说法。

早晨，栾介川来到预算处找李仲梁，“教育局基建用的那笔款子你给拨过去了吗？”

“还没呢。这两天王星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一直没上班。她不来，我们没法拨。”李仲梁很焦虑地说。

“她干什么去了，你还不知道吗？”栾介川逼问道。

栾介川的问话像把锥子扎到了李仲梁的心上。“她干什么去了我真的不知道。昨天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妈妈说她没回老家。这不，我正要找您去问呢。”

“找我，你没发烧吧？处里人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吗？”栾介川黑着一张脸说道。

“好像是不知道。我刚才问他们了。”李仲梁很无奈地说。

“财政局在市里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如果我们局丢了一个大活人，是让全市都笑话的。赶快找公安局吧，让他们帮助查找下。别是王星

星想不开出了什么差错，那可不好办了。如果王星星真出了事儿，你是要负责任的。”栾介川认真地说。

“我能负什么责任啊，王星星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没个说法，可别往我身上赖啊。我去报案吧，免得时间久了不好找。”

“行，快去办吧。”栾介川不想再跟李仲梁啰嗦了，于是很果断地说。

接到报案后，市公安局很重视，立即出动全市警力查找。

公安人员把王星星的资料和照片发往各个机场口岸，查询的结果是，王星星没有乘飞机、轮船及火车等交通工具。公安人员分析，如果她不在家，也没有外出，那么极大的可能就是已经遇害了。如果她遇害了，那么尸体在哪儿呢?

王星星虽然只是财政局的总会计师，并没有行政职务，但是，她失踪的消息在全市各单位的财会人员中却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因为王星星的工作岗位特殊，关于她的失踪，外界免不了胡乱猜疑和评价，说什么的都有，携款潜逃啦，被人绑架什么的，一时间，消息越传越离奇。

《财政局长》 第一章(2)

柳树市这几年的治安状况一直很好，去年还获得了省里的社会治安暨综合治理优秀奖。这一次王星星失踪，给公安局带来的压力很大。他们决定在全市撒网查找，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财政局社保处的马晓秋和王星星年龄差不多，对于王星星的情况，马晓秋还是了解一些的。公安人员找到马晓秋让她提供一些情况，马晓秋把王星星的日常穿戴打扮及爱好等都和公安人员说了一遍，最后，还补充一点，王星星总喜欢在头发上别个发夹什么的，她失踪的前一天，她还戴着她们一起去深圳的时候买的那个发夹呢。

公安人员说："你能描述一下那个发夹的形状和颜色吗？"

"不用描述。我也有一个，我们两个一起买的。当时我们一起去的中英街，那家店铺同一款式的发夹只剩下两个了。想多买都不行，最后我和王星星每人一个，买了回来。她留下了蓝色的，我留下了绿色的。你们看看我的那个就知道了。"马晓秋说得很细。

依据公安人员的判断，王星星一定没离开本地，那就要认真地搜查，才能找到线索。市局的通知一直发到各乡镇派出所，通知要求各基层单位积极协助查找。

河东区的河东乡派出所接到报案，乡里的一名妇女在柳毛甸子里拾柴禾的时候发现了一只人手。派出所所长小梁非常重视，立即带领三名民警找到拾柴禾的妇女，那名妇女惊魂未定地说："吓死我了，我正在地上捡那些小树杈，结果发现地上有一只手，雪白雪白的。当时，柴禾我也没敢拿，就吓跑了。回家了才想起来应该去报警。"

在柳毛甸子里民警们发现，在一棵小柳树的后面，有一只没有血色的手。这只手很细嫩，手指尖细长，中指上还戴着一只银质的装饰戒指。

小梁担心这名妇女害怕，吩咐说："小赵，你把这位大姐送回家吧。我们在这里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对了，我在柳毛甸子里还捡到了一个发夹。”

“什么样的发夹？在哪儿？给我们看看。”小梁问道。

“在我家里呢。我带你们去拿。”说着，就领着民警们朝着他家的方向走。

回到家里才发现，那个发夹没了。“一定是我女儿张玲给拿走了。我去学校找她去。”

张玲母亲拿回来的发夹很别致，与市公安局发来的照片上的发夹很相像，因为市局已经强调了这个发夹的重要性，所以民警们很重视这件事。

小梁领着民警们继续在柳毛甸子里搜寻着。柳毛甸子很大，方圆几十里，沿着河滩地，生长的都是柳树，一眼望不到头。小梁他们搜索得很仔细，一个沙坑、一棵小树都不放过。当他们又行进了约五里地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条野狗正在撕扯着什么，小梁认为这里一定有情况。

《财政局长》 第一章(3)

他们一起奔向前，那条黑色的大狗一看来了人，“汪汪”地叫着跑开了。

小梁低头看着那条狗刚才撕扯的东西，原来是一个报纸包，已经被狗给撕开了几层，但还没露出里面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包了这么多层。打开看看。”小梁说着，用手撕开了报纸包。

打开报纸包，小梁和他的同事们也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双没有血色的人脚！

“如果我判断得没有错的话，那只手和这双脚一定是同一个人的。”

其他民警也赞成小梁的判断。

天快黑了。小梁他们再往前走已经看不清路了。他们决定回派出所向市局报告。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员文明取回河东乡派出所发现的一只手、一双脚和那个发夹后，立即进行了技术鉴定。

通过对比王星星遗留在水杯上的指纹，确定了这只手不是别人的，正是失踪的王星星的手。通过和财政局的一些人谈话，并到王星星家查看，了解到王星星平时穿着36码的鞋，而这双脚正是36码的。文明拿出那个发夹和马晓秋的一对比，结果发现这个发夹正是马晓秋她们一起在中英街上买回来的那个。

调查到这里可以明确，王星星已经被害。

但是，凶手是谁？犯罪现场在哪里？什么原因被害的？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栾介川亲自到公安局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见面，强烈要求公安局全力以赴侦破案件，财政局给予人力和物力的积极配合。栾介川鲜明的态度，让市局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尤其是一个普通的财政工作

者，能够让财政局主持工作的局长这样记挂在心，说明死者在财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更说明这起案件的重要性。

虽然王星星的尸体还没找全，但是，公安局认为，案犯将被害人杀害后，肢解尸体，将尸体抛在不同的地方，犯罪方式残忍，案犯的心理素质较好，越是这样的罪犯越是隐藏得更深，案件侦破的难度越大。由于案情本身很复杂，开过案情分析会后，市公安局将王星星遇害案作为柳树市公安局的要案进行立案侦查。

经过一番调查，最后，公安局将杀害王星星的犯罪第一嫌疑人锁定在钱翠翠身上。

钱翠翠是谁？为什么要怀疑钱翠翠？

钱翠翠是柳树市财政局预算处长李仲梁的老婆，一个星期之前，她和王星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斗。

《财政局长》 第二章(1)

他们一起奔向前，那条黑色的大狗一看来了人，“汪汪”地叫着跑开了。

小梁低头看着那条狗刚才撕扯的东西，原来是一个报纸包，已经被狗给撕开了几层，但还没露出里面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包了这么多层。打开看看。”小梁说着，用手撕开了报纸包。

打开报纸包，小梁和他的同事们也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双没有血色的人脚！

“如果我判断得没有错的话，那只手和这双脚一定是同一个人的。”

其他民警也赞成小梁的判断。

天快黑了。小梁他们再往前走已经看不清路了。他们决定回派出所向市局报告。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员文明取回河东乡派出所发现的一只手、一双脚和那个发夹后，立即进行了技术鉴定。

通过对比王星星遗留在水杯上的指纹，确定了这只手不是别人的，正是失踪的王星星的手。通过和财政局的一些人谈话，并到王星星家查看，了解到王星星平时穿着36码的鞋，而这双脚正是36码的。文明拿出那个发夹和马晓秋的一对比，结果发现这个发夹正是马晓秋她们一起在中英街上买回来的那个。

调查到这里可以明确，王星星已经被害。

但是，凶手是谁？犯罪现场在哪里？什么原因被害的？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栾介川亲自到公安局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见面，强烈要求公安局全力以赴侦破案件，财政局给予人力和物力的积极配合。栾介川鲜明的态度，让市局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尤其是一个普通的财政工作

者，能够让财政局主持工作的局长这样记挂在心，说明死者在财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更说明这起案件的重要性。

虽然王星星的尸体还没找全，但是，公安局认为，案犯将被害人杀害后，肢解尸体，将尸体抛在不同的地方，犯罪方式残忍，案犯的心理素质较好，越是这样的罪犯越是隐藏得更深，案件侦破的难度越大。由于案情本身很复杂，开过案情分析会后，市公安局将王星星遇害案作为柳树市公安局的要案进行立案侦查。

经过一番调查，最后，公安局将杀害王星星的犯罪第一嫌疑人锁定在钱翠翠身上。

钱翠翠是谁？为什么要怀疑钱翠翠？

钱翠翠是柳树市财政局预算处长李仲梁的老婆，一个星期之前，她和王星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斗。

《财政局长》 第二章(2)

经常来钱翠翠家修车的一些政府部门的司机，她都认识。这些人和她什么都说，比如说个黄段子，或者谁包了二奶等等，钱翠翠越听心里越急。她想起了李仲梁和王星星，所以，和那些司机聊天的时候，她不时地发出疑问："如果丈夫包二奶，人家家里的老婆就不能发现吗？"

"怎么不能发现啊!前一阵子不就有一个官员包了二奶，被老婆给堵在了床上吗！"

"那她怎么知道她丈夫包二奶了呢？难道她能掐会算？"钱翠翠希望找出方法来。

"很简单啊，去网上买个窃听器，往她丈夫的包里一放不就解决问题了吗？现在这科技就是发达。"

昨天晚上，李仲梁没回家，也没打电话。她就想：丈夫是不是去王星星家了呢？应该去王星星家看个究竟。

王星星的家就在市区的百鸟鸣小区里。这是一个老旧的小区，楼门口没有防盗门，可以不用按门铃让主人开门就可以随意地进到楼里去。这样的小区和钱翠翠家的带保安和门卫的高档住宅完全不同，能听到楼里谁家打孩子、泼老婆骂窝囊丈夫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钱翠翠看到这样的居住环境，更是对王星星不屑，同时，她知道，李仲梁还没珍惜王星星到给她买房子，甚至把她养起来的程度。

钱翠翠早就打听好了王星星家的门牌号了。她也不止一次地到这个小区的附近转悠过，但是始终没发现丈夫的蛛丝马迹。最近，李仲梁经常不回家，她觉得这里有问题。她经常听她的那些麻友们说：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李仲梁这几年开修理厂挣了不少钱，虽然她一直管钱，但是有些单位修车后直接就和李仲梁结算了，具体到哪一笔多少钱，有时候钱翠翠也搞不准。

这一天，她再次到王星星家附近侦查一下，她想这次兴许还能有点新发现什么的。于是，她蹑手蹑脚地来到三楼的王星星家门口，看看楼道里没人，就把耳朵贴在王星星家的门缝处，仔细听着门里的动静。听了半天，一无所获。

钱翠翠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前功尽弃，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这两个人的证据。于是，钱翠翠按照那些司机教的做法，找到一家网上小店，查找到卖窃听器的卖家，没花太多的钱，就把想要办的事顺利地办成了。

等特快专递到手的时候，她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兴奋地看到了两个纽扣大小的东西，“难道这么个小东西真的那么神奇吗？”手里拿着这两个东西，她觉得放哪儿也不合适。放包里吧，担心李仲梁会发现。放王星星家？又担心没等放进去，就让人家给抓住了。后来，钱翠翠就在灵光一闪的瞬间，突然就有了主意。

星期六的早晨，钱翠翠起床后对李仲梁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我妈了。好像我妈身体不太好，又怕我担心，可是我却放心不下了，这两天正好你休息，你去修配厂照应下，我带孩子回趟娘家，星期日晚上回来。”

“行。如果你妈真是身体不舒服，你就多待几天再回来。”李仲梁假装关切地说道。

“孩子要上学的，我不能多待的。就两天吧，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财政局长》 第二章(3)

钱翠翠收拾完毕，带着孩子走了。李仲梁目送着钱翠翠的身影，若有所思。

平常，李仲梁和王星星约会都在王星星家。这次，李仲梁想，反正老婆孩子回娘家了，晚上也不回来，自己就不去王星星那小屋了，怎么着也要让王星星在他李仲梁的大床上过一夜啊！毕竟自己家的条件比王星星那里好得多。

李仲梁哪里知道，这是钱翠翠设的计，他就像那个被猎人逮住的狼一样，乖乖地进入了钱翠翠设下的圈套中。

李仲梁给王星星挂了电话后，就站在落地窗前盼着王星星快点来。王星星虽然外貌比不过钱翠翠，但是，王星星年轻，充满青春活力，李仲梁觉得，和王星星在一起，他精力旺盛，能找回年轻时的激情。于是，当王星星进来后，两个人就陷入了一片缠绵中……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对话都已经被那个“小纽扣”录下来，他们的关系也将随着那个“小纽扣”的声音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星星，我爱你。我一天看不到你，我这心里就空得慌。等我和黄脸婆子离了婚就娶你。”钱翠翠听出这是李仲梁的声音。

“这话我都听了八百遍了，你就忽悠我吧！”王星星不高兴地说。

“星星，你别着急。等我把家里的财产都处理好，就和钱翠翠谈离婚的事，我总不能让你跟着我受罪呀！”李仲梁说得很诚恳。

“可不是我逼你的。离不离婚跟我可没关系啊。”王星星抱紧了李仲梁说道，其实她在内心里一直盼着这李仲梁两口子能离婚，自己也好有个归宿。

钱翠翠回来后拿出藏在床垫上的“小纽扣”，听着这段录音，气不打一处来。好你个李仲梁！在家里霸着老的，在外面养着小的，这胆子也太肥了点吧！王星星，你个小骚货，你等着，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钱翠翠知道，既然丈夫和自己已经分心了，如果在家里和李仲梁硬拼，肯定会吃亏，所以她多留了个心眼，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也别怪我不给你们留情面。明天，我就去你们单位闹，我看你们的脸往哪搁？我要用行动向你们证明，老娘也不是好惹的。想甩老娘，门儿都没有！

老张连哄带劝地推走了钱翠翠。让走廊里的人都散开。

随后，又让局里司机班派人将吓得抖成一团的王星星送回家。

还没等老张跟栾介川汇报，栾介川已经知道了两个女人发生的战争。

因为涉及到了局里的预算处长和总会计师王星星，栾介川不得不重视这件事将带来的负面影响，他立即召开了班子会议。讨论的结果是，钱翠翠必须跟王星星道歉。由李仲梁负责出钱给王星星看病。

出于栾介川和李仲梁很不错的私人关系，栾介川亲自找钱翠翠谈话，可钱翠翠不买账，蛮横地说："打死我也不道歉。勾引我老公，她还占住理了？我还不信这个邪呢！"

《财政局长》 第二章(4)

钱翠翠对栾介川的处理方式也不满意，“让李仲梁领王星星去看病，不就是给他们造成在一起多接触的机会吗？那我又是什么呢？”

栾介川一看钱翠翠开始耍横了，他觉得凭他的身份，和一个家庭妇女去计较，很没意思，只好找王星星谈话。看着王星星可怜楚楚的模样，栾介川有点于心不忍，毕竟，在以往涉及到切身利益的许多事上王星星都帮过他的忙。除了王星星和李仲梁之间扯不清的关系外，栾介川对王星星并不讨厌，甚至有时候替王星星感到不值。

“你还是调走吧！涉及到关系的事儿我帮你办。”此刻，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全局的面子，希望能借这一次机会把王星星弄走。

“可我能去哪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了。栾局长，你还是帮帮我吧。”

“怕知道你当初还要那样做，你又不是不知道李仲梁有老婆？你让我怎么帮你？”

“我知道李仲梁有老婆，但是他对我确实很好。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让我想想吧！”

王星星父母的家不在市里，她决定回老家去休息几天再说。她走的那天，眼睛红肿着。李仲梁一直没有露面，这让她很难过。李仲梁窝在家里，不敢出门。老婆钱翠翠骂他，他也不说话。这事的影响太大了，李仲梁在市里也是踩一脚地都能乱颤的人，现在流落到这个份上，都是钱翠翠闹的。李仲梁其实内心里对钱翠翠是又怕又恨。经过这一番闹腾，他觉得自己与王星星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他感到有点对不起王星星，但是转念一想，这些年没有他李仲梁，王星星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呢！她也当不上总会计师。王星星虽然失去了贞操，但也得到了许多物质上的东西。他倒希望王星星能想得通，主动申请去个偏僻清静的地方，人的思想也纯净，对她的影响也不至于太大。想到这

里，李仲梁似乎感到一丝欣慰。他在想今后怎么能东山再起，至于王星星，让她听天由命吧。

谁知道王星星从家里回来上班才两天，就失踪了。

公安局联系钱翠翠与王星星两个人的争吵，对钱翠翠确实也有了怀疑。李仲梁与王星星的奸情已经败露，李仲梁不至于再去冒险杀王星星。而钱翠翠因为不满栾介川的处理，为了解心头之恨杀死王星星也未尝不可。

钱翠翠被收审了。一时间，柳树财政局又传出了新闻。

钱翠翠被公安局带去调查的第二天，又被放了回来。除了她和王星星之间发生了一场因嫉妒而引起的战争外，任何线索都不能证明钱翠翠有犯罪嫌疑。专案组在发现侦破工作走入了歧途后，立即放回了钱翠翠，免得被投诉。就在他们准备调整侦破思路，进一步寻找案件线索的时候，新的案件又发生了。

《财政局长》 第三章(1)

王星星的案子还没有结果，财政局的社保处长张兑又被人发现死在了洗澡间的浴缸里。

最初发现张兑死亡的是她的邻居——文化局的会计小郑。

周二的晚上，小郑家里来了客人，小郑和丈夫包了茴香馅的饺子，因为与张兑住对门，小郑知道张兑一个人平时也懒得开火做饭，加上张兑也非常喜欢吃茴香馅饺子，等客人走了之后，她就拿一大碗饺子去了对面的张兑家。

当小郑走到张兑家门前的时候，她就闻到了一股恶臭的味道，门缝上还趴着一些苍蝇。小郑觉得有点异常。这几天好像没看见张兑，这是怎么了？家里下水道往上返水了？还是什么东西变质了呢？这个张兑呀！这几天跑哪里去了呢？于是，小郑开始敲张兑家的门，谁知，敲了半天，也不见动静。小郑用力一推，门突然开了，差点给她带个大跟斗。原来门没上锁，只是虚掩着。小郑一开门进来，立即就闻到了更大的味道。她强忍着这股气味喊道："张兑，快出来！我来给你送饺子了，拿碗来啊！"小郑喊了两声，还是没动静。于是，干脆走进去，但是客厅和房间里都没人，她又到厨房也没见人，是不是在卫生间啊？她这样想着就推开了卫生间的门，结果，她看见张兑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而且面朝下倒在了装满水的浴缸里。

她喊着："张兑，你这是怎么了？"可是没有声音。小郑很害怕，回家喊来了丈夫，他们发现，张兑已经死了。于是立即报案，警察们的动作很迅速，时间不长，就来勘察现场了。

警察来了之后，财政局的人也来了。栾介川作为局领导也来了。

警察边勘察现场边询问："平时张兑身体有什么毛病吗？"

财政局来的人，包括马晓秋等还没来得及说话，栾介川就抢着说："有病啊！是心脏病，好像还很严重。"

“是啊，上周一她说不太舒服，还去过医院呢！后来局里排班休干部假，她就申请休假了。我还跟她通话说陪陪她，她说不用。还说可能是最近累的，休假几天不工作可能就好了。哪成想会是这样呢？”马晓秋介绍着张兑的情况。

“是不是心脏病突发就这样死在浴缸了呢？”栾介川插言道。

技术员文明他们检查现场，在张兑的房间尤其是她的卫生间周围并没有发现谋杀的线索。文明等在小郑家对小郑两口子进行了询问，做了笔录，又在张兑的房间里进行一番检查，发现死者的物品保存完好，钱包里的钱没有动过的痕迹。但是，在客厅的桌子上有一个手提袋，里面是两盒营养品，这说明张兑死之前有人来探望过。让文明奇怪的是张兑家的钥匙他没看到。在对现场进行了又一轮勘察后，法医把张兑的尸体从浴缸里捞了出来，浴缸里的水已经将尸体泡得发白，尤其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他们将死者的尸体装进黑色塑料袋里，搬离了现场，准备回到公安局的解剖室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财政局长》 第三章(2)

公安人员刚走，栾介川和李仲梁就到对面的小郑家找小郑询问情况。

“让我们家小郑休息吧，她吓坏了。你们有什么疑问去问公安局吧。”

小郑的丈夫不希望小郑再回忆起那可怕的一幕，他很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张兑，三十岁，独身。财经学院毕业。在财政局工作七年，去年社保处长退休，经主管局长栾介川的推荐，当上了社保处长。

张兑平时工作很认真，在涉及到资金拨付等工作上非常仔细，从来没出过差错。她经常和养老保险中心取得联系，对核定养老保险等工作非常重视，市、区养老保险中心的领导经常提名表扬她。

就是这样一个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女干部，居然在家里死去了。是自杀？还是他杀？财政局的工作人员最近真的有些害怕了。

不出两个星期，接连死了两名女干部，这不能不令人担心。

不知是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局里同志和外界问起张兑的死因的时候，栾介川一律解答说不是自杀就是心脏病突发。可是大家不理解，这么年轻的女同志，怎么就能犯了心脏病就立即没命了呢？还有，她为什么要自杀呢？是恋爱不成才自杀吗？不会啊，局里同志都知道张兑是独身主义者。她不谈恋爱，甚至拒绝一些老同志的介绍，她独身的信念很坚定，如同人们信仰着不同的主义一样。

张兑的尸体被公安局运回来的第二天，法医们开始对尸体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他们通过对死者颈部的仔细观察发现：颈部有擦伤和割破的痕迹。这些伤口为什么在现场没有被发现呢？法医认为这些伤口只有在死者的尸体完全干燥之后才能显露出来。

张兑尸体上颈部的擦伤是凶手在行凶时双手狠掐张兑造成的，那些割破的痕迹是凶手在勒张兑的时候，或者是张兑反抗时双方的指甲留下的痕迹。

验尸报告显示：受害者颈部组织有出血现象。喉头、甲状软骨、环状软骨断裂。尤其舌骨有断裂，这就说明受害者有被勒死的可能。

由于财政局最近出了两件命案，公安局非常重视，分别成立了两个专案组，全力侦破系列杀人案。公安局党组会议决定，对这两起案件的侦破情况，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因为不排除财政局内部人员做案的可能性，所以，任何人泄露侦破信息都将受到严厉的处分。

《财政局长》 第四章(1)

财政局最近出了这么多事，市委书记邵佳瑞认为财政局长的人选应该落实了，财政局的工作一直由副局长栾介川主持，他很不放心。一直以来，他对财政局很重视，但是他对栾介川始终有种不放心的感觉。每次听栾介川汇报财政工作，邵佳瑞总是能从栾介川的眼神里看到一丝狡诈，他说不清楚栾介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神，但是以他二十多年来一直管干部的经验，他担心如果用这个人自己将来会跟他受牵连，所以还是更慎重一些为好。

市委常委会议室里，正在讨论财政局长的人选问题。被组织部提名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财政局的副局长栾介川，一个是河东区区长蓝鸣烨。常委们对两个人是否任命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栾介川一直主持财政局工作，保证了财政工作的正常运转；有人认为，栾介川主持工作期间，出现了不少问题，很多单位的资金在拨付的过程中出现差错，干部队伍作风也有问题，这样的队伍必须要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来带，才能体现出财政工作的特色。

就在大家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市委书记邵佳瑞说话了。

“刚才各位常委的意见我都听到了，大家为了我市财政工作到底谁当掌门人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认为这样很好。我们的干部制度确实需要改革，不能我们指定谁，谁就是财政局长。这次，组织部考核了两个人选，目的就是让常委们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优势，他们的能力，经过大家的鉴别我们才能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去财政局挑重担。经过刚才大家的分析，我认为蓝鸣烨同志比较有优势。第一，蓝鸣烨毕业于财经大学，是财政专业的高材生，曾经当过河东区财政局局长，说起业务能力，恐怕我们全市都找不出第二个；第二，蓝鸣烨同志一直在基层工作，基层对财力的需求很大，而我们完成起来有难度，他会珍惜这次工作机会，更好地为全市组织财源，管好钱，用

好钱；第三，蓝鸣烨当过区长，原则性强，工作责任感更强，他拒收贿赂的事在全市曾经广为流传。如果这样的同志不当财政局长，我们还选什么样的人呢？当然，栾介川同志主持财政局工作的时间也快半年了，但是，财政局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志们有目共睹，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了。我建议会后组织部再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严格考核，为我们市选出一个最出色的大管家来。”

邵佳瑞想说一说财政局的队伍有问题，但他转念一想，最近几次常委会的议题刚结束，外面就把情况了解得很详细，这说明没有不透风的墙，常委也是人，谁还没有个三亲两戚的，如果自己在会上真是表扬一个贬低一个，传出去也不利于团结，更何况财政局的干部出事，从目前看没有迹象表明是因为工作出问题而导致的凶杀案呢！

《财政局长》 第四章(2)

从工作角度看，对组织部推荐的两个人选，邵佳瑞还是倾向于蓝鸣烨，他见过蓝鸣烨，高大的身材，魁梧中透着干练，眉宇之间蕴含着一股正气，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觉得踏实。和蓝鸣烨相比，栾介川不免显得委琐，不论个子高矮，单就好像镶在眼眶里滴溜乱转的那双眼睛，让人看了就觉得心里有些后怕，虽然作为党的干部邵佳瑞不该以貌取人，但是，比较而言，邵佳瑞还是觉得蓝鸣烨既亲切又能胜任财政局长的工作。

邵佳瑞的讲话结束后，常委们一致认为蓝鸣烨确实胜任财政局长这一职务，书记分析得有道理，柳树要发展，还真得有一个好管家，这个人必须没有私心，没有贪欲。而蓝鸣烨确实就是这样的人。

河东区财政局的干部深有体会，无论级别高低，只要谁家里有大小事，蓝鸣烨都会到场，父母生病、出殡等，蓝鸣烨无论多忙，都要抽空去看看，安慰一下，再拿出自己的工资表达一份心意。虽然蓝鸣烨后来当了区长，但是，对同志们的关心一直没有间断过。面对这样一个一心为群众着想的带头人，无论谁来考核，群众满意率都会达到100%。但是，即使像蓝鸣烨这样关心群众的干部，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对干部的关心，也许没有必要表现在事必躬亲的具体行为上，因为在这方面，蓝鸣烨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市委常委会结束的第二天，市里贴出了干部调整任命公示，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对蓝鸣烨任财政局长如果有异议或者发现本人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实名向组织举报。

看到蓝鸣烨任职的公示后，栾介川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原以为组织上让他主持工作，将来有机会接这个局长职务，可是不但没接上，连个找他谈话的领导都没见着，安慰一下也好啊。这不能不叫栾介川有想法。

他想反击一下，但是他发觉有点晚了。可无论如何，他都要去搅一下浑水。

《财政局长》 第四章(3)

在公示贴出的第三天，市纪委和组织部分别收到了检举蓝鸣烨的人民来信。信的内容是揭发蓝鸣烨有作风问题。说他经常去一个女同志家，行为不轨，这还不算，蓝鸣烨在外面还养了私生子，影响极坏。

这样的检举信，栾介川是不敢署上自己的大名的，然而，如果不是实名举报，纪委是不会重视的。为了让这封检举信具有真实性，他署上了妻子周莲花外甥的名字，周莲花的外甥去外省打工，已经走了三年了，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到柳树。不管怎么说，是实名举报，纪委就得查。如果短时间内查不明白，蓝鸣烨任职的问题就会受到影响，这一点，栾介川的心里是有数的。

因为涉及蓝鸣烨的任职问题，市委邵书记感觉这件事非同小可，必须有个明确的说法。他亲自批示迅速查清问题，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也不能把有问题的干部放在重要岗位上。

纪委和组织部联合调查的结果，蓝鸣烨确实去过河东区一位女干部家，但他是和主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及政府办主任一起去的，那位女同志在政府办工作了三十年，先后为八任区长工作过，是区政府楼内人人尊敬的老大姐。她的丈夫得了肺癌，已经是晚期，为了减轻丈夫的痛苦，她一直在坚持每天为丈夫打进口药物维持，本来就靠工资生活，再加上家里有癌症病人，生活很艰难。政府办主任和蓝鸣烨说了这个情况后，蓝鸣烨决定去看看，顺便问候一下。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至于私生子，那是蓝鸣烨包扶的一个特困学生，那孩子学习特别好，就是家里困难，蓝鸣烨包了那孩子每年两个学期的一次性收费，那孩子的母亲曾经到蓝鸣烨所在的政府大楼送表扬信，当时的情况，本地晚报曾经报导过。报社以为好人好事就应该报道，其实，蓝鸣烨不愿意宣传自己，他认为这些都自己应该做的。

查清楚这两个疑点后，纪委和组织部都给邵书记写出了书面报告，澄清了蓝鸣烨的问题。很明显，是有人在捏造事实，故意制造障碍，阻止蓝鸣烨就任。

因为写揭发信人在外地，一时半会不好找，加上蓝鸣烨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邵佳瑞书记就没再让有关部门深究，按照组织所期望的那样，蓝鸣烨公示期满，顺利就任财政局长。在蓝鸣烨上任前的第一回合，栾介川就败下阵来。

《财政局长》 第五章(1)

接到市委组织部的电话后，蓝鸣烨坐着他那辆尼桑轿车从河东区往市委赶。他猜测着，这次去组织部一定是组织上找他谈话，任命他当财政局长的，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公示，也听说了市里来调查的事，他知道财政局不比河东区，自己还没去就有举报信了，说明财政局长的位置惦记的人也不少。

正想着的时候，只听司机说了声“不好”。

“怎么了？”蓝鸣烨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有一个血葫芦似的人从车前倒了下去。

蓝鸣烨和司机立即开了车门，冲出车外，赶到车前面查看那个人的情况。

“还好，他不是被我们撞倒的，是自己倒下来的。”蓝鸣烨安慰快吓傻了的司机道。

“我们把他扶起来，看看他都是哪里受伤了。”蓝鸣烨催促着司机。

“他浑身都是血，好像是被人打的。我们报警吧。”

“行。你打电话，我看看他的伤势。如果很严重，我们就送他上医院吧！”

蓝鸣烨刚俯下身，还没等开口说话，那个“血葫芦”的嘴唇嚅动着说：“快点救救我，有人要杀我。”

蓝鸣烨想，光天化日居然有人敢这么大胆地杀人。

“有我在这儿，你不用害怕。我先送你去医院。”

蓝鸣烨试图将这个“血葫芦”抱起来，但他很沉，加上伤势严重，蓝鸣烨等司机打完电话，喊司机过来一起抱着这个人上车。

哪知道那个人的一条腿刚被蓝鸣烨他们放进车里，就被跑来的一伙人给围上了。他们不由分说，到车门那就要把人从里面给拽出来。蓝鸣烨一看这阵势，立即挡住他们。

“你们是干什么的？光天化日，你们这是在犯法，知道吗？”蓝鸣烨愤怒地说。

“少在那狗拿耗子，关你什么事儿，闪开！不然老子可不客气了。”领头的一个人说。

蓝鸣烨注意到了这个人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我看你们还是住手吧！赶紧给人送医院治病吧！”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管得这么宽呢？活得不耐烦了，是不？”

那个人说着，举起刀来，就要往蓝鸣烨身上劈。

蓝鸣烨眼疾手快，抬起腿，一脚踢飞了他的刀。蓝鸣烨是得到过爷爷老八路真传的，当年，如果不是爷爷苦口婆心地劝蓝鸣烨学点专业知识，为家乡做些实事，蓝鸣烨早就去武术队报到了。这么多年，看起来自己勤学苦练辛苦没白费，终于用上了。

这小子没料到蓝鸣烨还有这一手，恼羞成怒，招呼跟他一起来的一帮人，“兄弟们，给我上！干死这小子！”

蓝鸣烨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将他围上，他已经没有退路了。蓝鸣烨一看这些人就是乡野地癞子，没多大脓水，三下五除二地就把这些家伙给收拾了。

《财政局长》 第五章(2)

等派出所民警赶到的时候，这帮地癞子正在地上打滚呢。

“小梁，这些地癞子都交给你了。我得送那个受伤的人去医院。”

“蓝区长，这些人都是你打倒的？原来你还有这一招啊！”

小梁一数，蓝鸣烨一个人打倒了6个人。他暗自称奇：真是高人！

蓝鸣烨回到车里，吩咐司机道：“先去区医院。”

车里的“血葫芦”说：“太谢谢您了！”

“别客气。你伤得很重，看起来这帮家伙是下了黑手了。你得罪什么人了吗？”

“我是河东税务局新来的税收专管员。我刚来三天，还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当我上市场收税的时候，很多小贩说他们已经交过税了。我告诉他们我刚来收税，你们都交给谁了？他们说是交了税收保护费了，就不能再给我了。为了能收到税，我觉得应该和收保护费的人谈一谈，谁知他们根本就不是正经人，不仅不听我说，还把我打成这样。以前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我还不信呢，今天遇上了，算我倒霉啊。”

“收税可真不容易！你们的工作也很辛苦，但是为了区里各部门的正常运转，没有你们的工作那可不行。今天的事只是个别现象，相信派出所会处理他们的。”

蓝鸣烨和税收专管员说着话，车子进了区医院的大院。

蓝鸣烨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给司机留下，让他带着专管员看病，自己因为赶时间，打车去了市委。

《财政局长》 第六章(1)

蓝鸣烨没想到，市委书记邵佳瑞亲自和他谈话。

在邵书记的办公室，蓝鸣烨注意到墙上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为官清廉。

他知道邵佳瑞书记一直做组织干部人事工作，对全市的干部情况比较了解，他更惜才爱才，当初蓝鸣烨大学毕业回来的时候，邵书记是人事局负责大学生分配的处长，按照专业对口的规定，他将蓝鸣烨分配在市财政局，而蓝鸣烨一心要回家乡河东区，还说自己要从基层做起，当时让邵书记很惋惜。

正在思索中，邵书记将桌子上的最后一个文件批阅完之后，抬起头来，笑着问蓝鸣烨："鸣烨，你大学毕业回来有十多年了吧？时间过得可真快。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人事局当处长，你是那一年我们全市唯一的学财政专业的大学生，那时候我就想让你去市财政局工作，可是你小子说什么都不去。当时我真的不理解呀！"

"邵书记，您还记得那件事啊。那时候年轻，不理解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和信任，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呢！"

"那时候年轻，那你现在老了吗？在我这个老头子面前还装老啊！哈哈。"

邵佳瑞说着，站起身，走到了蓝鸣烨坐着的沙发旁。

"鸣烨啊，这次组织上派你去财政局是对你的信任，你可不能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啊！我们市不富裕，财源基础很薄弱，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可全都靠着财政发挥作用呢！我们市除了一部分公务员外，教师开支的比重占财政开支的数额比较大，教师多，教师开支都成了大问题，尤其近两年随着工资层次的提高，资金缺口越来越严重。各区财政收入很不均衡，部分区市一直在跟省里借钱花。这就像家里过日子，年年借钱，月月借钱，我们这些当领导的感到很没面子啊！"

“我理解您的感受。这样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你才四十来岁，我没记错吧？”

“是的，您的记忆力真好。我今年42周岁。”

“你也是我们市的年轻干部了。和老同志比，你有热情，有激情，但是还需要积累经验，我喜欢年轻人的冲劲，敢于创新，思维也比较超前，但是不能太冲动，一定要稳中求胜，循序渐进地推进财政工作，抓好财源，增加收入，让咱们全市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让我这个还有三年就退休的书记放心回家。你有信心吗？”

《财政局长》 第六章(2)

“放心吧，邵书记。我会努力工作，回报市里对我的培养和信任的。”

“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最近财政局两名女干部遇害，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凶杀案，其中定有内情。同时也说明，财政局内部管理的混乱，人事关系的复杂啊。你去了之后，在整顿队伍上可是要下一番工夫了。”

“这些情况我也听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复杂。”

“嘱咐的话我也说了不少，鸣烨，就看你的了。”邵书记用拳在蓝鸣烨的胸前轻轻地捶了一下。

蓝鸣烨去财政局报到后，在返回河东区的路上，他询问了那个税务专管员的伤势，小司机告诉他，都是外伤，没伤到内脏，他的家人和税务局的领导都去了医院，派出所也把那些合伙行凶伤人的地癞子们移送到司法机关了。蓝鸣烨这才放心。

通过这件事，蓝鸣烨感到，税收工作任务很艰巨，专管员的工作有风险。要想多收税，就要得罪人，或许还要招来杀身之祸。如果不收税，市里财政收入少，各部门就不能正常运转。税收和财政，一收一管，一入一出，这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对那些横行乡里、欺行霸市的人也应该进行严格管理，否则，没有好的氛围，税收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蓝鸣烨正在思考着自己即将面临的新工作，手机突然响了。

“什么？爷爷去世了。找不到我？我刚才去财政局报到，手机关机了。你和蓝天打车来，我这就去爷爷家。”接到妻子马羽儿的电话，蓝鸣烨心里很难过。

“去我爷爷老八路家。”他忍住悲痛吩咐司机。

《财政局长》 第七章(1)

河东区蓝家村的老八路蓝路鹏去世了。

消息传来，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赶来为老八路送葬。来的乡亲足足站了一院子。蓝家村除了当年送老八路的孙子蓝鸣烨上大学那阵儿有这么大举动外，这么些年一直沉寂着。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人说："老八路算是得了儿孙福了，儿子孝顺，孙子又能干，听说不当咱区的书记了，又调到市财政局当局长去了。来了这么多人，还不是冲着人家孙子是局长啊！日后有个大事小情地，准能帮上忙呢！"旁边的人听见这话立即反驳说："你说这话可不对劲呀！来这么多人祭奠老蓝头，可不是都冲着他有当局长的孙子的。你们说说看，来送葬这些人里头哪家没得到过老八路的帮助？抗战那会儿打鬼子，要不是老八路和他的战士们，我们村子早被鬼子给血洗了。张二蛋他爸，李小木他爷爷，王小花她奶奶，哪个不是老八路救下来的？乡里乡亲的，可不能昧着良心说话！"说话的人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白了对方一下。那"昧着良心说话"的人也知趣地低下了头。

人群里不时地传来呜咽声。有几个年纪稍大点的老大妈甚至跪在地上哭起了农村的号丧曲："我的老天啊！老蓝大爷（大叔）啊，您怎么就这样走了啊！我们孤儿寡母的都念着您老的好啊！过年过节我去给您老人家烧纸送钱花呀！"

这时候，人群中一阵骚动。几个孩子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信："老蓝爷爷的孙子回来啦！老蓝爷爷的孙子回来啦！"

人们回头望去，一辆灰色尼桑轿车停在了蓝家大门外，车门开处，一个年龄四十岁左右、身穿黑色西装，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三步并做两步地朝院子里跑来。他的脸上挂着汗珠。眼神充满焦虑和悲哀，来到老八路的灵堂前"扑通"一声跪下，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大声哭了起来："爷爷啊，我没能及时回来看您最后一眼，我对不住您哪！"说着，在地上磕头，一个接一个地，头上已经有鲜血渗出来。这

时，一个娇小的女子轻轻地来到他面前，伸出纤细的手，放在他的双臂上，慢慢地将他扶起来。她的眼中满含着泪水，悲哀写在她的脸上，坚强写在她的眼睛里。她黑色西装的左胸部别着一朵白色的菊花，卷曲的头发盘在脑后，宛如一座隆起的山峰，山峰下似乎隐藏着无数的秘密，如同她的人一样，神秘又真实。

这位男子就是刚刚从河东区区长任上调往市财政局当局长的蓝鸣烨，女子则是蓝鸣烨儿时的伙伴——刚从国外归来任市里西城开发区招商局长的蓝晓瑶。

祭奠了老八路之后，按照乡间的习俗，老八路被火化后埋进了位于蓝家村村西头的蓝家坟地。

乡亲们和家人逐渐散去了。蓝鸣烨还是抑制不住难过站在爷爷蓝路鹏的坟前，看着一缕缕烧纸的灰烬随着乡间的风吹过，一点点地飘散，他的思绪总是在或远或近的时光中游离。他看到了寒冷的冬天，爷爷把仅有的一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自己却穿着大衣，蹲在墙角打着哆嗦；他看到了饥肠辘辘的中午，爷爷把房梁上吊着的小筐摘下来，把里面仅有的一块玉米面饼子给他吃了，自己却喝了一碗“井拔凉”；他看到了被一群孩子追着打的蓝晓瑶抱着头在土路上一边跑一边哭，是爷爷赶上去护着蓝晓瑶，吓跑了那一群孩子。对了，蓝晓瑶呢？我刚才明明看见了蓝晓瑶，不会是做梦吧？

《财政局长》 第七章(2)

直到这时，蓝鸣烨才似乎清醒过来。

我确实看见蓝晓瑶了。难道是在梦中?

他慢慢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下去，最后磕了三个头。“爷爷，您老人家安息吧！我会努力工作，不给您丢脸，您就放心吧！”

站起身，蓝鸣烨准备离开的一刹那，他仿佛又看到了蓝晓瑶的身影。远处一直望着他的那个女子可不就是蓝晓瑶么?

“哥，咱们走吧！”

“晓瑶，真的是你么？什么时候回来的？还走吗？”

“哥，我还没说什么时候回来的呢，你就盼着我走呀！”

蓝鸣烨不好意思地笑笑，嗔怪地说：“鬼丫头，我还以为做梦呢！”

因为儿子蓝天还有课，蓝鸣烨让司机送妻子羽儿和儿子蓝天先回县城了。

这会儿蓝鸣烨上了蓝晓瑶的本田车。车子在乡村公路上卷起一股尘烟，向市区方向驶去。

《财政局长》 第八章(1)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场春雨催开了满树的桃花，通往柳树的公路，还是蓝鸣烨在河东区当党委书记的时候带领老百姓修建的，此时，走在这条公路上，蓝鸣烨不禁感慨万千。记得当时缺少资金，爷爷把蓝晓瑶从国外给他寄回来的钱都捐献出来修路了。当时很多人劝爷爷留着那笔钱，可是爷爷说："你们就让我给乡亲们尽点心意吧！就是蓝晓瑶那孩子知道了，也会支持我的。"一想起这些，蓝鸣烨的心头就涌起一股股暖意。

蓝晓瑶的爷爷蓝正海和蓝鸣烨的爷爷蓝路鹏一起参加抗战队伍，在战场上，他们与日本鬼子进行了无数次的血拼。一次战斗中，蓝路鹏的腿中了敌人的子弹，是蓝正海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战场上背回来送到战地医院，经过抢救，蓝正海的腿是保住了，但是，落下了残疾。复员后，他们两个一起回到了村里。蓝正海的儿子蓝伟业，也就是蓝晓瑶的父亲当年因为学习成绩好，"文革"前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城一所大学当老师，后来和同一所学校的老师徐英结了婚。女儿蓝伟华，高中毕业后和临乡的同学结了婚。因为生孩子难产，不幸死在了乡卫生院的产床上。70年代初期，蓝伟业和徐英的女儿蓝晓瑶就出生在大学的家属院。蓝鸣烨的父亲蓝子玉是蓝路鹏的独生儿子，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后来当上了村支部书记，人肯干，又实在，加上老八路的为人好，所以在蓝家村威望很高。那些年，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活动，蓝子玉带领村党支部成员曾经三次去大寨学习取经，回来领着乡亲们在柳毛甸子里开荒种地，硬是把蓝家村建设得像模像样，周边的村子都派人来参观，乡里也介绍经验，每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蓝子玉都上台介绍经验，是远近闻名的名人。

虽然务农也弄出了名堂，但是子玉的心里其实一直是很羡慕蓝伟业的。他也想去省城，可是自己是没有机会了，所以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蓝鸣烨身上。当年，为了给蓝鸣烨起个文雅点的名字，他硬是

请乡中学唯一的一位老高中毕业的语文老师给蓝鸣烨起的名字，他当时端着酒杯敬那位老先生，“我们家祖辈都是农民，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儿子将来可得出息，先生您就给我儿子起个名吧，越文气越好，我是指望着将来儿子能有大出息呢。”老先生沉思了半天，“不就是想一鸣惊人有出息吗？那就叫蓝鸣烨好了。”每天舞刀弄棒的蓝鸣烨外表看着像个粗人，但是内心却精细着呢。

蓝鸣烨长大了，出息成一个相貌堂堂的大小伙子了，后来又不负众望考上了省城的财经大学，由于学习努力，多次获得学校的奖学金。更让他欣慰的是，可以经常看到蓝晓瑶妹妹。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学毕业后，蓝鸣烨却回到了家乡。被众人看好的一桩姻缘也从此断了线。蓝鸣烨从区政府的办事员干起，一直到区党委书记。最近组织任命他担任市财政局局长，直到这时，蓝鸣烨学习的财政专业似乎才有了用武之地。这时，距蓝鸣烨大学毕业已经十多年了。

《财政局长》 第八章(2)

蓝晓瑶开着车，她知道此时的蓝鸣烨正陷入巨大的悲痛中，她想减轻他的痛苦，于是，不时地和蓝鸣烨谈起儿时的趣事。其实，蓝鸣烨比蓝晓瑶大五岁，蓝晓瑶从五岁那年认识蓝鸣烨的时候，就一直管蓝鸣烨叫哥。不管蓝鸣烨走到哪里，蓝晓瑶总是像个跟屁虫似地跟着他。蓝鸣烨的心中其实一直很喜欢蓝晓瑶，不仅仅因为当时蓝晓瑶的父母受到监视，蓝晓瑶需要保护的缘故。当年蓝晓瑶从城里来到蓝鸣烨家，是爷爷老八路做的决定。当时，蓝晓瑶的爷爷已经去世，她父母因为有所谓“反动”言论，被送到了桑原“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每天白天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晚上要谈认识、写体会，反思错误。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女儿蓝晓瑶。如果不是老八路，恐怕蓝晓瑶早就变成流浪儿了。

蓝晓瑶在车子的后视镜里偷看着坐在后座上的蓝鸣烨，这么多年了，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英俊，虽然爷爷去世的哀痛写在了脸上，但是，眉宇间仍然透着开朗、热情。

“哥，其实我这条命都是你给捡回来的，你不知道我多么感激你啊！”

“又扯远啦！村东头的那个大坑早没啦！现在是果树园子了。”

“是吗？下次来你一定带我去看看。”

“如果当年不是哥把我从那个大水洼子里捞出来，就没有今天你看到的蓝晓瑶啦！我也许已经化成肥料去滋润咱家乡的果树了，怎么也不能化成蝴蝶了。”

“说真的，晓瑶，哥看见你非常高兴。你一点也没变，还是那样神采飞扬。羡慕啊，年轻真好！”

“哥，你一点也不老，只是成熟了许多。男人成熟才更能体现事业成功，生活幸福呢！”

蓝鸣烨和蓝晓瑶一路说着，回忆着，不知不觉车子开到了市政府大门前。

市政府位于柳树市中心区主干道上，政府大门朝南，门口有保安值勤。可是今天，市政府大门前被围得水泄不通。蓝鸣烨坐在车里，看到人群围着保安，间或还有一些警察也站在门里。蓝晓瑶见车子开不进去，索性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她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保安走过来："请您把车子开走吧，这里停车不方便。"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这么多老百姓？"蓝鸣烨问保安。

"老百姓来上访了。"保安答道。

"知道为什么来上访吗？"蓝鸣烨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

"听说上访的是两伙呢。岁数大的是企业的，其他那些人是拆迁上访的。"

蓝鸣烨摇上了车玻璃，对蓝晓瑶说："你先回去吧，我走进去了。开车注意安全。有时间我给你打电话。"

蓝晓瑶答应着开车离开了政府大门。

《财政局长》 第八章(3)

蓝鸣烨一边往楼里走一边思忖着，如果是企业的离退休人员上访，就说明是国有企业转制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没能安排好这些离退休人员，否则那些老人们也不会到政府来上访。如果是居民来上访的，那就是拆迁的补偿问题没给落实到位，否则，谁也不愿意到政府大楼前抛头露面来上访。

在河东区的时候，蓝鸣烨处理过多起上访事件，他认为这些上访事件中有90%是有理访。老百姓喜欢安静地过日子，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如果不是涉及到切身利益谁也不愿意去斤斤计较。有时候，真是应验了那句“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上访的事，就是出于无奈，比如蓝鸣烨处理过的市里在河东区征地的一个上访案例。

一栋居民楼盖完不到三年，因为市里规划在那个地方盖商业街，整栋居民楼要拆迁，按照当地的房价，一平方米应该给予补偿五千元，可市政府定的价格是补偿四千元，老百姓要在同样的地段买房子每平方米就要自己赔一千元，否则就要到郊区去买房子，而回迁的可能性为零。很多群众不同意搬迁，只好采取拖的战术，拆迁工作人员想做工作根本就找不到人。

后来就有人为了工作做得快，想出了一些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做法，给居民停水、断电，逼迫他们搬家。这事让蓝鸣烨知道了，他狠狠地批了一顿相关部门的领导。那天他很激动地说：“市里搞拆迁是为了发展经济，我们要在既完成市里部署工作的情况下，又要考虑群众的困难。拆迁不是让你把群众从那栋楼里赶出去，而是要通过做思想工作，让他们从内心里支持市里的决定。拆迁的过程中，群众是要受损失的。比如，那些正在上学的孩子，因为搬迁可能会涉及到孩子转学的问题，上班的人可能要涉及交通是否便利的问题，等等。如果我们不替老百姓着想，老百姓就不会体谅我们的难处。如果老百姓对我

们采取了敌对的态度，我相信，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你说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一次虽然完成了上级布置的拆迁工作，但是蓝鸣烨的心里感慨是很深的。最后几户迁走的那天，蓝鸣烨亲自到现场去看望了其中一个老人家，感谢他能顾全大局，替政府着想。看着老人家花白的头发，蓝鸣烨握着老人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今天遇上的上访事件，其实说白了，都是与资金有关的问题。企业转制就涉及到人员的安置，人员的安置是以工资为前提的。拆迁也是因为补偿的价格问题，如果补偿到位，就不会有上访问题的存在。他知道，下一步自己要面临的困难比在河东区还要多，如何解决困难就要靠自己的能力了。

财政局长》 第九章(1)

市政府大楼因为正在翻建，所有政府部门都暂时挤在一座建造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楼里，楼内因年久失修，顶层有时渗水。财政局因位于顶层，一到下雨的时候，棚顶处就渗水，等雨停后，屋顶就会出现一个个淡黄色的小地图。蓝鸣烨来到财政局的第一天，正遇上一场大雨，看到下属们边工作边担心棚顶渗水的样子，蓝鸣烨的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他找到办公室主任老张，问道："财政局房顶渗水多久了？"

"从去年搬进来就开始漏。夏天下雨漏，冬天雪化的时候也漏。"

"那为什么不修呢？做上防水是很简单的事。"蓝鸣烨提醒道。

"总是认为新大楼马上就能完工的，可是总也没个头绪。"老张抱怨着。

"跟局长说啊，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啊！"蓝鸣烨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我写了报告交给龚局长了，但是一直都没回音。问太多了，领导该烦了。每天都挺忙的。"

"再怎么忙，也不能让同志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办公啊！这都什么年代了，21世纪了，办公都现代化了，房子漏雨可不太好。老张，再写个报告，我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市政府，争取早日解决。"

市长王志军非常重视"漏雨"事件，立即召开副市长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经过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拨一部分基建基金把政府大楼的顶层外部做上防水，内部重新刷上大白。蓝鸣烨按照政府常务会的布置，在局务会上明确招标的事交给采购办公室去落实，但是任何人不得徇私舞弊。

开过会的第二天上午，采购办主任李中天拿来了一份招标合同让蓝鸣烨看，上面写着：防水面积三千平方米，每平方米每层连工带料需要费用125元，共做两层防水，累计需要费用75万元。蓝鸣烨在区里

的时候经常和这些搞工程的人接触，从来没听说过做防水还要分层收费的，而且费用收得这么高。他当时让李中天拿回去重新测算，直到准确为止。事后，办公室主任老张告诉蓝鸣烨，李中天的外甥是承包工程的，以前有学校要做防水，李中天硬是让他外甥承揽了学校的工程，多收了钱，校长也不敢吱声，原因是校长要是找了别人干这个活，采购办就不给报销工程款。学校以后涉及的办公用品采购、校舍改建扩建、操场跑道的铺设，哪一样都离不开采购办这道程序，用到李中天的地方多。所以，顶层防水这个活很可能是他外甥干了。

“学校不是归各区财政管理吗？市里怎么也管呢？”

“这些学校是市里直管的。所以用资金都找他来批。”

《财政局长》 第九章(2)

蓝鸣烨还是第一次听说学校的资金也归市政府采购管理，看起来这李中天的手伸得还真挺长。学校的资金财政都直管了，区财政管什么呢?

蓝鸣烨没想到来到财政局遇上的第一件事竟然涉及到政府采购，看起来政府采购无小事。难怪以前在区里的时候，很多人说，政府采购办的主任就是给个副市长当人家都不干。看起来，这些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政府采购办掌管着全市的车辆采购、汽车定点维修、汽油采购、办公设备及用品采购、印刷品定点印刷、改建扩建基金报销等，涉及到全市大小行政事业单位上百个，这个部门如果徇私很正常，也很隐蔽；除非有人举报，有人追查，否则，这个部门就是一个隐患最大的部门。原来是各单位擅自购买各种物品，政府不好控制，现在变成了一个部门的权力膨胀，如果不治理将后患无穷。

当蓝鸣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开始研究财政局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权限，尽管原来在区里的时候他也做过财政工作，但在市里，蓝鸣烨发现，在他领导下的财政局，每一个处室都是一个具备相当权力的部门，无论哪一个处室都或多或少地掌管着一定量的资金，而每个处室都有自己的独立账号。虽然拨出各项资金需要主管局长或局长签字，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些业务处室和银行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只要是局长签字，谁能辨认出是真是假呢？蓝鸣烨想，无论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都有责任。市委邵佳瑞书记曾经对蓝鸣烨说：“鸣烨啊，你去财政局，我和市委一班人都放心。一定要把这些年形成的衙门作风扭转过来，让各界对财政局有新的认识，树立财政队伍的好形象。”蓝鸣烨记得当时自己是跟书记打了保票的，他不会辜负组织的信任和领导的期望的。但是，大学毕业毕竟已经十多年了，蓝鸣烨那时学习的财政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正在不断地更新。观念变了，体制不同了，工作程序和方式也不同，蓝鸣

烨此时已经深深地感到了肩上的担子不轻，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的分量更重，每一笔支出都是税收的一部分，都是纳税企业和纳税人的血汗钱，他告诫自己：今后一定要慎之又慎。

蓝鸣烨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把分散的财政资金都集中起来，用在最需要资金的地方。局里的管理也应该先从账目抓起，资金如果不出问题，人就不出问题。要想人不出问题，就要先从资金管理上入手。他决定既抓资金管理，又抓人员的管理，两项工作都做好了，形象问题就好解决了。

《财政局长》 第十章(1)

自从蓝鸣烨知道蓝晓瑶被任命为招商局长的那一刻，蓝鸣烨就为蓝晓瑶捏着一把汗。

蓝晓瑶在蓝鸣烨的心中始终像个小女孩，她是需要保护的，不是干那些吃苦受累的工作的。蓝鸣烨总是认为，蓝晓瑶在国外生活得应该很安逸，没必要回国来折腾。更何况是离开省城，到柳树市这个并不是很富裕的地级市来呢！

其实，蓝晓瑶回到柳树也是冲破了重重压力的。父母从干校回来后，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虽然父母双双都是教授，在本学科领域里享有着专家级的声誉，但是，他们毕竟年龄大了，生活中难免遇到很多困难。蓝晓瑶当年因为蓝鸣烨执意回家乡，赌气之下去了国外。她觉得父母为她操了很多心，她也多次做父母思想工作，想接他们去国外生活但是父母都没同意。尤其因为她要和外国丈夫威廉离婚，蓝晓瑶的父亲很着急，一股火上来，得了脑溢血，虽然经过抢救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却落下了后遗症。这让蓝晓瑶感觉对不起父亲，婚没离成，她只好回国了，等过一阵再说。

蓝晓瑶其实一心想让父母度过一个享乐安康的晚年。在找好了保姆，安顿好父母后，蓝晓瑶没通知蓝鸣烨，直接来到了柳树市。当时的柳树市刚刚成立西城开发区，需要对外开展招商活动，可柳树考出去的大学生有门路的几乎都留在省城或南方的城市工作了，没有门路或学历不是很高的人都回到柳树来，大部分都是师范生，除了一部分在学校工作外，其余人都分布在各区中小学。机关里的一些干部只听过“招商”这样的词，怎么去招商，谁也弄不明白。地不能白征，开发区也不能不建，市委只好决定对外公开招聘招商局长。应该说，像蓝晓瑶这样具备留学经历的人士在柳树寥寥无几。无论从学历、经历、能力还是形象等主客观因素来看，蓝晓瑶都足以胜任招商局长一职。在众多的应聘者中，蓝晓瑶以丰富的海外工作和生活经历，优雅的风

度和气质，博学的知识和涉外礼仪而一举夺冠。蓝晓瑶的做法，让蓝鸣烨惊诧不已。

毕竟与蓝晓瑶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的友谊让蓝鸣烨不时地惦记着蓝晓瑶。

晓瑶的工作还顺利吗？生活还适应吗？这样想着，蓝鸣烨不时会抽空去看看蓝晓瑶。每次看到蓝晓瑶，他都觉得悬着的心终于能落下了。

蓝晓瑶就职的招商局刚刚成立，机构还不健全，人员和经费也不到位。从各单位抽来的几个人心中各怀想法。既然是新成立的部门，那就说明有油水。不少人根本不看自己是否有招商的才能，反正是正经的事业单位，只要有工作，工作又轻松，待遇再好点，夫复何求啊！于是，找熟人、蹚路子，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为了能去招商局上班。很多人认为，招商招商，就是招外商；招外商，就得出国。只要能出国，就能旅游。这个工作不就等于是游山玩水嘛！

《财政局长》 第十章(2)

蓝晓瑶记得她刚去招商局的第一天，就听见过这样的对话：“招商，招商，招个屁！就咱市这疙瘩地方，还能招来什么像样的人！老子就是找机会能出去走两趟，开开眼就行！”

“你小子原来没安好心！不过，能有机会出去走走，还真比在柳毛甸子里窝着强。”

面对招商局的鱼龙混杂现象，蓝晓瑶觉得在疏导的同时，更要展开培训，让这些工作人员了解什么是招商，怎么样去招商，在招商谈判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比如：涉外礼仪、外国人的生活习俗等，都很重要。尤其西城开发区里成立了招商局后，各区县也成立了对口的招商局或招商办公室，由副区长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牵头抓招商，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全民招商热。

因为惦记，蓝鸣烨就想经常见到蓝晓瑶。有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想见蓝晓瑶，就是为了弥补过去自己对她的绝情吗？还是自己想再续前缘？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内心里又控制不住自己。财政局长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找他申请资金，好在蓝鸣烨刚到市局，西城开发区也是刚刚成立，熟悉他的人不多，这让他能够在开发区见到蓝晓瑶有了便利的条件。

《财政局长》 第十一章(1)

蓝鸣烨到蓝晓瑶单位的时候，蓝晓瑶正在大会议室里给那些参加全县招商培训班的人员讲课。蓝鸣烨在后面找个座位悄悄地坐了下来。

蓝晓瑶坐在讲台前，还是高高挽起的发髻，黑色西装里衬着水绿色的衬衫，内敛而又充满生活的激情与活力。圆润的声音像播音员一样讲着那些县城里的干部们从未接触过的知识。

“招商引资是新生事物，尽管清朝我们国家就有招商局，但是实际含义有所不同。今天的招商工作，要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要对从事招商的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模糊问题。为了便于工作，我利用业余时间从招商实务、招商策划、招商项目、谈判技巧、国际招商、交际礼仪、宗教礼仪七个方面搜集整理了一些资料，今天在这里为大家举办讲座，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同志们尽快进入角色，挑起重担，引进企业，创造税收，让我们的税收不断增加，在提高政府运行能力的同时，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招商引资，实际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的，千家万户的事解决好了，大家再辛苦也值得了。但是，我们只讲招商也不行，必须对我们市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比如：我们市的自然环境、人文氛围、经济情况、科技教育、历史文化、医疗保障、娱乐设施、旅游资源，甚至包括我们新建园区的开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大家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如果在与外商接触的过程中，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上来，那你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招商工作人员。有人曾经问我：什么是招商引资？其实答案很简单。招商的‘商’是指投资者、客商和国内外企业；‘资’是指资本，包括外资与内资，有时也称‘投资促进’。英文的解释是：invite outside investor and introduce capital from elsewhere or investment promotion或 merchant and funds。招商引资的实质就是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工作将域外的资金和项

目等引进来，加快我们本地经济发展。有人预测招商引资未来的发展有如下的趋势：一是持续升温的趋势；二是既招外资也招内资，做到内外平等；三是从优惠型演变为规则型和比较优势型；四是从地区倾斜为主变为产业倾斜为主。中西部地区招东部地区的商、引东部的资；招商引资活动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重视投资环境。从盲目招商到科学招商，从只招产业资本，到既招产业资本也招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风险资本，招商引资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竞争也出现了项目基层化、载体专业化的趋势。很多地区将招商引资与各类经济活动密切联系起来，使‘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招商引资与外交活动结合。当然，一个地区招商工作开展得好，可以带来很多明显的益处。比如：能够形成支柱产业，带动相关产业，扩大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提高民众素质，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我们要做好全市商业发展规划、招商策划和招商运作工作，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资源，促进我们市的经济发展。

《财政局长》 第十一章(2)

“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招商人员，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

招商引资人员，不仅要与内资企业打交道，还要与外商打交道。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更重要的是树立我们国家的形象和我们本地区的形象，这就注定了我们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修养。比如：要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做到主动思考，主动出击，策划谋划，崇尚实际行动；要具有一定的交际公关能力；具有投资、经贸、金融、产业发展相关知识和一定的战略眼光；还要具有运用外语等语言能力；对具体项目和各类会议等活动的运做能力；熟悉投资促进与招商引资方面的政策、程序、方式和组织等；更重要的是发扬团队协作精神。具备了这些要素后，还要熟悉招商引资的基本流程，比如：策划、筛选、包装、推出项目；借助某种招商引资方式寻找合作伙伴；洽谈签定合作协议；向政府相关部门报送可研报告等项目材料申请审批或备案；获得审批立项后组织落实项目，实施投资建设；项目投产运营后的服务与管理等……”

蓝鸣烨很奇怪，晓瑶的脑子里怎么有那么完整的思考过程，她做事的干练与果断，让蓝鸣烨佩服不已。这个在他面前一直以小女孩形象出现的女子，在离开蓝鸣烨的视线后变得是多么的成熟。小时候的蓝晓瑶，就像个受伤的小兔子一样，无助的眼神总是让蓝鸣烨看了心疼。在蓝晓瑶面前，蓝鸣烨总是有一种男子汉的威严，让欺负蓝晓瑶的孩子每每看到他们两个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种惧怕的感觉。

《财政局长》 第十二章(1)

蓝鸣烨总是不能忘记第一眼看到的蓝晓瑶。

那是一个初冬的季节，柳毛甸子上的树干大部分已经光秃秃的，看到纷纷落下的树叶，蓝鸣烨知道又一个冬天快要来临了。听大人们说，家里要来一个女孩子。还说今后全家人都要好好照顾这个女孩子。

还没到天寒地冻的时节，空中飘着的小雨滴由于受冷空气的影响，变成了人们常说的“小米粒子”。这个季节的“小米粒子”，如果落在了脸上，就像小刀刮脸一样，但不是轻柔地慢慢地刮，而是急急地割着光滑的脸皮，那种疼痛蓝鸣烨经受过。所以这样的天气蓝鸣烨不喜欢出门找小伙伴们玩。

蓝鸣烨的娘身体一直不好，村里的大小事都由蓝鸣烨的父亲蓝子玉撑着，家里的大小事就由老八路当一把手。好在蓝鸣烨很懂事，老八路也很省心。

透过窗子，在炕上自己玩军棋的蓝鸣烨，看到了爷爷老八路正在套着毛驴车。这样的天气，爷爷要干嘛去呢？蓝鸣烨没有多想，继续玩。老八路喊着：“鸣烨，快出来。”

“爷爷，干啥？”正在玩的蓝鸣烨不满地说道。

“别玩了，跟爷爷去杨砬子河边，接个小妹妹。”

“谁家的小妹妹？还得我去接啊。”

“快走吧，一会儿小妹妹该着急了。”

“这孩子，让我给惯坏了。太磨蹭。”老八路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嘟囔着。

老八路从叠得整齐的被摞子上拿下了一床被子，把炕上的蓝鸣烨一把拽下来，一手拉着他，走出了屋外。

那时候，杨砬子河上没有大桥，每日里有一只大木船来回摆渡接送往来的人和车。大木船是平面的，上面可以摆渡过杨砬子河的行

人，汽车、马车、牛车、驴车以及小动物和货物等。冬天河面结冰的时候，人们就从冰上走过去，大木船也在岸边休息。蓝鸣烨从来没坐过这只大木船，但他和爷爷来过几次岸边，他喜欢看着这些车和行人被大木船悠悠地从对面载到柳毛甸子边上，再走向各个村子的小土路。蓝鸣烨也曾幻想着有一天他也被这大木船摆渡到很远的地方。他还做过一个修桥的梦：他带领着一群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工人，在杨砬子河上架起了一座长长的大桥。

《财政局长》 第十二章(2)

正想着，木船靠了岸，蓝鸣烨看见船上站着一位戴眼镜的叔叔，正朝着爷爷摆手。叔叔的另一只手拉着一个穿着淡淡的小碎花棉袄的小女孩。女孩的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头上的小帽子顶部留着一绺小帽缨，在风中摆来摆去的，很好看。蓝鸣烨问："这个小女孩就是要接的妹妹吗？我喜欢。"

老八路说："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叫喜欢哪！以后你可不许欺负妹妹。"

戴眼镜的中年人抱着小女孩下了船，径直来到老八路的毛驴车前。

"您就是蓝大叔吧？我是蓝老师的同事，他委托我把孩子送过来。"

"谢谢你把孩子送过来。告诉伟业，孩子放在我这儿，让他们两口子放心吧！"

老八路接过小女孩，放在毛驴车上，盖上了被子。女孩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陌生的老八路和蓝鸣烨，眼睛里汪着泪，和戴眼镜的叔叔告别。

"叔叔您能告诉我吗？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

"不要着急，孩子。等爸爸妈妈回家了就来接你。在爷爷家一定要听话，好好和哥哥一起玩。"

"好的。请叔叔告诉爸爸妈妈，晓瑶会当个乖孩子。"

蓝晓瑶眼里汪着泪，依依不舍地看着戴眼睛的叔叔又回到了大木船上。

老八路要赶着驴车回蓝家村了。他嘱咐蓝鸣烨："抱着点妹妹，车一颠，别把妹妹掉下去了。"

蓝鸣烨答应着，伸出小手，两只小手交叉在蓝晓瑶的后腰上，生怕蓝晓瑶从车上掉下去。老八路赶着毛驴车，不时地悠晃着两条腿，

甩着鞭子“啪、啪”地响。毛驴车一路颠簸着，蓝鸣烨的小手一直抱着蓝晓瑶的腰回到村子里。当老八路把两个孩子带回家的时候，蓝鸣烨先跳下车，要扶着蓝晓瑶下车，可蓝晓瑶的两条腿好像冻僵了。老八路把蓝晓瑶抱进屋里，放在热炕上。蓝鸣烨爬上炕，将蓝晓瑶的两条腿放在自己的怀里，用一双小手揉了半天，蓝晓瑶忽闪着大眼睛，充满感激地看着蓝鸣烨：“谢谢哥哥。”蓝鸣烨从那一刻起，内心中就把蓝晓瑶当成了自己的妹妹，他在心里发誓：谁也不能欺负我妹妹，我要保护她一辈子。

蓝晓瑶的讲座还在继续，蓝鸣烨的思绪却飞出了很远。

《财政局长》 第十二章(3)

蓝晓瑶说：“招商引资工作中有七种情况不能招商。即：违反国家政策的不招；导致环境污染的不招；不能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的不招；对增加本地财政收入和就业作用不大的不招；市场过剩与重复建设的不招；对本地经济发展关联度小和技术含量低的不招；不符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的不招。在招商过程中，还要根据各个国家的特色产业组织招商。比如：到德国招商的重点行业集中在煤炭开采设备及炼焦技术、冶金工业、现代化学工业、机械工业、汽车制造业、电子电气工业和塑料、医药、食品等。到法国招商的重点行业是核能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电气电子工业和农业。到英国招商的重点行业是能源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到荷兰招商的重点行业是专用船舶制造、石化工业、家用电器、园艺业、环保工业等。到意大利招商的重点行业就是纺织品和服装、机械电子、原油加工和石油化工、钢铁等。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的招商重点，亚洲、欧洲、美洲等国家的招商重点也不尽相同。

“我说这些，是想让同志们了解一下各国的招商领域和范畴，拓展一下招商视野。在柳树市，我们就是要切合实际开展招商工作，脱离我们市实际的招商就是浪费人员和精力，浪费纳税人的钱，其实，不正当的招商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蓝晓瑶的讲座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关于项目和谈判，关于交际礼仪和宗教，蓝晓瑶也一并给参加培训的人员讲解了一遍。蓝鸣烨发现，平时开会交头接耳的风气今天不见了，会场除了蓝晓瑶的声音外，一片宁静。招商确实是个新事物，在柳树市前所未有，这里的体制和机制蓝晓瑶以后能适应吗？蓝晓瑶的头三脚能踢好吗？蓝鸣烨还是不放心蓝晓瑶。

《财政局长》 第十三章(1)

柳树方圆几百里，虽然没有省城的范围大，但信息传得却比网上还快。蓝晓瑶的到来，曾经掀起过轩然大波。机关里的男士们喜欢欣赏蓝晓瑶优雅干练的风采，而那些女人们则说长道短，对蓝晓瑶褒贬不一。蓝晓瑶每次在街上走过，几乎都成了柳树的一道风景。

这道风景和谁靠近，无疑都会引起人们的猜测。尤其是当人们知道蓝鸣烨与这道风景关系密切后，蓝鸣烨很自然地成为柳树的另一道风景。

很多人议论纷纷：财政局最近真是热闹，两名女干部一个被碎尸，一个死在了家里，新换了局长，这次又来了个外国回来的蓝晓瑶，看着吧，好戏都在后头呢。很多人怀着不同的心理揣摩着。

当蓝鸣烨对这一切还处在懵懂状态中时，蓝鸣烨的妻子马羽儿不得不将这些天来听到的关于蓝鸣烨和蓝晓瑶的粉色新闻如实地告知蓝鸣烨。蓝鸣烨没想到，蓝晓瑶的归来会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局面中来。幸好妻子羽儿曾经和自己同甘共苦了十几年，当教师的羽儿最了解蓝鸣烨的为人了。她更知道在丈夫的心中，蓝晓瑶是多么的重要！尽管蓝晓瑶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但是，羽儿清楚地知道，她们心中都惦念着同一个男人，那就是蓝鸣烨。

但是，这次不同了。蓝晓瑶是来柳树工作的，短时间内蓝晓瑶不会走了。蓝晓瑶与蓝鸣烨的接触越多，人们的议论也就越多，羽儿承受的压力也越大。羽儿不希望人们对她的丈夫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她只希望丈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自己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地过着平静的日子。

听着人们的议论，羽儿也不想往心里去，但是，听久了，无论多有修养的人也会厌烦的，羽儿也不例外。但是在蓝鸣烨面前羽儿也不好说什么。有时她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好好地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允许她有任何出格的

想法和行动，她不想因为外面的闲言碎语而毁了她和蓝鸣烨苦心经营的这个家。

羽儿喜欢蓝鸣烨，从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能和他在一起，是自己做梦都想的事，她小心翼翼了这么多年，现在，蓝鸣烨既有地位又有形象，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虽然她没有什么野心，也不想出人头地，但年轻时候的她，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她甘愿当蓝鸣烨的家庭主妇，就是因为自己爱蓝鸣烨，如果失去了蓝鸣烨，她真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了。

羽儿和蓝鸣烨是在一次培训班上认识的。那时候，区里举办年轻干部学习班，羽儿和蓝鸣烨都参加了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一起到乡里锻炼。一天晚上，蓝鸣烨突然发病，同住乡政府宿舍的羽儿骑着自行车半夜三更摸黑去找医生。为了省时间，羽儿抄近道，骑到一座老木桥时，自行车的前轱辘卡在了木桥的缝隙里，羽儿从木桥的隔板中间掉进了河里，幸亏不是雨季，河水不深，羽儿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河里有很多凸出的石头，凸出来的石头把羽儿的前门牙给磕掉了。

《财政局长》 第十三章(2)

羽儿满嘴是血地带着医生回来了。蓝鸣烨当时吓坏了。

医生确诊是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在医生的帮助下，蓝鸣烨被送进了县医院。

蓝鸣烨手术后，羽儿又担负起照顾他的任务，一个大姑娘，在医院里那么多人的注视下，为蓝鸣烨端水送饭，虽然只有几天时间，这让蓝鸣烨很感动。每当蓝鸣烨看到羽儿向他微笑的时候，蓝鸣烨就会想起从前羽儿那皓白的牙齿，现在羽儿因为他而失去了前门牙，安上了两颗假牙，蓝鸣烨的心中总是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感掺杂在他对蓝晓瑶的思念中。

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免不了互相帮助。有几次，蓝鸣烨的工作中遇上了难题，都是羽儿挺身而出帮他解围。乡政府大院里也有几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在追求羽儿，但是羽儿一直都没有心动，蓝鸣烨看得出来，羽儿是喜欢他的。

蓝鸣烨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羽儿曾经背着蓝鸣烨，自己骑着自行车去蓝家村看望蓝鸣烨的母亲，还带去了许多药，蓝鸣烨家人对羽儿很感激。

老八路一直希望蓝鸣烨能和蓝晓瑶走到一起，没想到孙子念了几年大学又回到了区里，而且态度非常地坚决。老人觉得孙子回来后和以前有些不同，他猜测着蓝鸣烨内心里一定很痛苦，所以，他从来也不追问蓝鸣烨婚姻的事，他想：儿孙自有儿孙的福气，自己的梦还靠自己圆。蓝鸣烨呢，虽然他心中总是忘不掉蓝晓瑶，但是，现实让他清醒，自己当年狠心地离开了蓝晓瑶，她这一去也许不会再回来，眼前的羽儿贤惠、善良，自己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一年后，羽儿和蓝鸣烨在区民政局登记结婚，结婚后，羽儿放弃了仕途，主动到育人中学当老师，发挥了师范生的特长。羽儿支持蓝鸣烨的工作，自己一个人担负起了照顾孩子做家务的担子，蓝鸣烨也

不枉羽儿的一片苦心，从区里到市里，一步一个脚窝，迈得扎实而又稳重。

《财政局长》 第十四章(1)

早晨，蓝鸣烨还没走进办公室，就接到了办公室主任老张的电话：

“蓝局长，我们局的预算处长李仲梁今天早晨被公安局给带走了。”

“什么原因呢？”蓝鸣烨不解地问道。

“是前一段我们局的总会计师王星星失踪，一开始公安局怀疑他妻子钱翠翠，现在可能是又怀疑他了。这个事您来了之后每天都挺忙的，详细情况我也没来得及和您汇报呢。”

“没关系的，关于案件的事我知道了。一会儿我给公安局打电话问一问到底什么情况。”

挂上老张的电话，蓝鸣烨拿出电话本查找公安局刑警队的电话。

“喂，是李队长吗？”蓝鸣烨问。

“是我。您是？”

“我是财政局的蓝鸣烨。”

“蓝局长啊，很久没看到您了。在财政局还好吧？”

“还可以。李队长，我有个事想问问你呢。”

“说吧，都是老朋友了。”

“我听局办老张说我们局的李仲梁被你们带走了，问题很严重吗？”

“你是说李仲梁啊。他已经被栾介川给领回去了。这事是我们副队长经办的。”

“哦，是这样啊。谢谢李队长啊。改日再去看你。”

“好的，有事打电话。没说的，不用太客气。”

放下电话，蓝鸣烨觉得奇怪，公安局抓人一定是要有证据的，李仲梁是财政局的预算处长，如果公安局没有一定依据，是不能轻易把

他带走的。还有栾介川，为什么这么快就知道了消息，而且他是通过什么渠道能把李仲梁给保出来的呢?

蓝鸣烨一直怀疑王星星不是钱翠翠杀的，他觉得钱翠翠只是个能闹腾的人，并没有杀人的本事和胆量，甚至公安局没证据证明就是钱翠翠杀的人，因为王星星的尸体还没找全，结论还没办法下。

带着一堆疑问，蓝鸣烨来到了办公室。

他刚坐下，老张就推门走了进来。

“蓝局长，有人投诉我们预算处长李仲梁了。告到了市长那里，市长秘书大秦来电话让你去王市长办公室。”

蓝鸣烨知道，王市长能找到自己，说明李仲梁一定是闯了大祸，而且这个娄子还不小。

“知道什么原因吗？”

《财政局长》 第十四章(2)

“好像是一笔拨款的事。”

“好的，我知道了。”

蓝鸣烨说着就往市长办公室走。

蓝鸣烨想给预算处长李仲梁打个电话，突然想起手机里没存他的电话号码。局办秘书李军给他的全局通讯录此刻也没带在身上，只好作罢。他思索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位于四楼的市长办公室前，对面办公室的秘书大秦正在电脑前写着什么，一抬头看到了蓝鸣烨，立即站起身迎了出来。

“蓝局长，您来啦。市长正等您呢。”

说着，敲了下对面办公室的门，听到里面喊“请进”，大秦伸出右手，摆出请的姿势，请蓝鸣烨进去。

蓝鸣烨在区政府的时候，与市长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自从到了财政局，与王市长的接触才多起来。

市长王志军今年52岁，也是土生土长的干部。曾经担任过区长、经济局局长，当过主管房产和城建的副市长。上次人代会换届，由于上级组织部门的推荐，当选为市长。很多认识王志军的人给他下的结论是能干、有魄力，但是不容人。

蓝鸣烨也听说过一些事，但是，他认为那都是大家在背后议论，他从来不参与，也不发表任何意见。他觉得随便议论一名上级领导不是党的干部的基本素质，凡事要在行动之后见效果，市长操心的事多，工作起来也辛苦，随意下结论也是对领导不负责任的表现。

王志军见蓝鸣烨进来，屁股在椅子上抬了一下，伸手示意蓝鸣烨在沙发上坐下。蓝鸣烨看到王志军一脸的严肃。

“你们局的李仲梁怎么回事？这样的人还能当干部吗？”蓝鸣烨听出来市长在生气。

“李仲梁是我们的预算处长。发生了什么事？”蓝鸣烨耐住性子问。

“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给教育局拨的那笔款子是我亲自批的，到他那儿怎么就不能执行呢？”

“我刚过来，正抓紧时间全面了解财政局的工作，您说的这笔款子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回局里我问下情况，然后立即向您汇报，您看行吗？”

“行。那就这样吧。不过，我跟你说，外界对你们局的干部评价可不高，马上就要机构改革了，你们单位要带头执行市委、市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

“您放心吧，王市长。”蓝鸣烨说着，从市长办公室走了出来。

蓝鸣烨往财政局方向走的时候，心里就在想，都说财政局的干部能摆谱，还真是一点也没说错，一个处长就敢跟市长较劲，市长批示的款子都不给拨，如果不是王市长找自己，还真不知道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蓝鸣烨知道，得罪了王志军市长那是要付出代价的。除了原则问题自己坚持必要的立场外，其他方面自己都要跟市委、市政府保持一致，这是下属局必须做到的，也是官场必须遵守的规则。当然，潜规则例外。

《财政局长》 第十五章(1)

蓝鸣烨回到办公室，立即找来了李仲梁。

李仲梁身材矮小，外貌一般，但是头脑很聪明。从部队复员后，通过他姐夫——现任副市长聂邦春的关系，分配到财政局当司机，后来一步步地由工勤人员转成了公务员，职务也由司机到办公室副主任，再到预算处长。其实，预算处长在财政局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岗位，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或者谁想干就能干好的。李仲梁为什么不懂业务，却在预算处干了三年？那是因为李仲梁有他的长处。他善于调动处里人员的积极性，他交际面广，人又大方，结交了一批人，处里的同事都知道他姐夫是副市长，谁都买他的账。每次编制全市财政预算草案，他都把人员集中到一家星级宾馆里，为工作人员提供最优惠的服务，时不时请大家去K歌，打打保龄球什么的，没有谁会拒绝他，都热情高涨地做好工作再尽情地玩。他把处里新来的大学生派去负责工资统发和入库税款的税源监控、财政资金测算、调度和调整等工作，这些人学过专业，虽然是新手，但是工作认真，只要不出差错就好办。以往财政局几任副局长都是从预算处长岗位上提拔起来的。市里的后备干部培训班的名额只要到财政局，毫无疑问地，就是预算处长的，其他处室的处长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所以，在柳树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全市有四大牛处长，李仲梁的预算处长排第一位，排第二位的是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第三位是人事局调配处处长，第四位是教育局财务处长。

从排列次序看，人们认为这几个人最有权，预算处长负责全市拨款的，市长、局长批示之后要找他履行手续；组织部干部处长负责全市干部考核，再有水平的干部，不和干部处长搞好关系，考核结果有时出乎人们的预料；人事局的调配处长，同样掌握着人的命运，去不去好单位，能不能有发展，其实都在最初这一关上；教育局的财务处长是任何单位的财务处长无法攀比的，教育口下设中小学及事业单位

多达几百个，哪个校长和他关系好就能找理由多批点款子，每年全市的财政收入将近一半都用在了教育上，而这半个市的财力都要经过财务处长的手批出去。

于是，有时候人们走在街上，看到这四个人的时候，对他们的尊重程度不亚于对市领导，副局长也没那么大的权力！人们普遍认为，现今在行政事业单位，两大类人最有权。一个是人事权，另一个就是财权。有了这两样权力，无论什么事，找他们都能很容易就办到了。其实，单位里的事，如果离了人，离了钱，就不能运转了，谁都明白这个理儿。所以，这四个位置历来是部门争夺的焦点。

《财政局长》 第十五章(2)

“李处长，教育局的拨款是怎么回事？”蓝鸣烨单刀直入地问道。

“啊，那笔款子啊，早就拨下去了。”李仲梁辩解道。

“刚才王市长找我了。你能知道什么原因了吧？”蓝鸣烨想让他知道自己找他的原因。

“可能还在银行，没到他们单位账上吧！市长也是的，屁大点事直接找我不就得了。”

蓝鸣烨听了李仲梁的话，不仅仅是一句狂妄就能概括得了的。他觉得，对待李仲梁这样的人还需要进一步地观察，抓住他的弱点，即使把他从现在的位置上弄下去，也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蓝鸣烨是看不惯李仲梁的做派的，这副形象实在是给他领导下的财政干部丢脸。

“不管怎么说，市长批示的就要尽快落实，以后注意吧。”

李仲梁很知趣地应了声，似乎还想和局长说什么，终于没能开口，走出了蓝鸣烨的办公室。蓝鸣烨在李仲梁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被掩盖着的凶光，那似乎是狼一样的目光让蓝鸣烨联想起死去的两个人。

于是，蓝鸣烨感到奇怪，以李仲梁的德行怎么能当预算处长呢?

从刚才简短的几句话里蓝鸣烨听出了李仲梁的狂傲，同时也听出了他与市里领导的关系不一般。蓝鸣烨觉得官场真的很复杂，在区里，他知道区政府大院沾亲带故的人很多，区里干部的小姨子、小舅子、儿子、儿媳妇什么的在一个大院里工作的比较多。没想到，到了上面，市里这一层同样很复杂。不同的是，这里更加隐蔽一些。

就在蓝鸣烨约老张谈话的时候，政府大楼里发生了一起拎包案。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1)

接到蓝鸣烨电话，老张锁上办公室的门就往蓝鸣烨所在的局长室的方向走。蓝鸣烨的办公室在局长办公室的最边上，按照次序，栾介川和其他副局长办公室紧挨着。老张刚走到拐角处，就见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慌慌张张地从他身边快步地走了过去，这让老张不由得警觉起来。这时候，栾介川从另一侧的卫生间出来，跟老张打个招呼后，回到办公室。还没等老张走进蓝鸣烨的办公室，就见栾介川匆忙从办公室出来，跟老张喊道："你刚才过来的时候看见有人进我办公室没？"

"我没看到有人进你办公室，但我看见一个穿戴非常整齐的小伙子从走廊里匆忙下楼了。"

"他手里拿什么东西没？"栾介川焦虑地问。

"我真的没注意。您丢了什么东西吗？"老张问。

"没什么。快忙去吧。"栾介川说着，顺手关上了门。这让站在门外的老张直发愣。

办公室主任老张今年58岁了，再有两年就可以正式退休了。老张是个很勤恳的人，从来不多言多语，办公室人手少，很多事情老张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干，食堂的工人师傅有病了，老张就自己买菜，亲自上灶给大家炒菜；哪家有个大小事，都不用局长操心，老张准能把这些事都摆平。所以，老张有个绰号叫"张摆平"。

当他愣怔着来到蓝鸣烨办公室的时候，见蓝鸣烨的办公室里有客人，他说回办公室听蓝鸣烨电话。蓝鸣烨觉得那样也好，等肃静的时候再约老张。这一等就是第二天下午了。

蓝鸣烨给老张打电话的时候，老张正在洗手间里掏下水道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下水道总是堵，老张想了不少办法也没解决。老张想：只好把手伸进去了，看看里面是不是卡住了什么东西，要不，怎么老是堵住，疏通不开呢？

老张这样伸手一掏，可就掏出东西来了。原来是一个小钱包。包是皮制的，做工很精美，打开小包一看，包里面是一把钥匙，还有一些零星的钱币。老张认为一定是小偷偷走了谁的包，跑到卫生间里拿走了钱和卡等值钱的物品，却把包扔在了这里，真是个可恶的小偷。

不过这小偷胆子也够大的，居然都敢偷到财政局来了。也许自己刚才看到的那个年轻人就是小偷呢！这年头，很多人就注重穿戴打扮，去哪个部门办事，穿得老土的肯定会受到工作人员的白眼，而穿着高档服装的人哪怕是小偷也会受人尊重，穿戴得这么利索，就连保安也不会管啊！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2)

老张转而一想，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千万不能大意。可是，这包是谁的呢？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栾介川，对了，是他。他昨天问的那些话不正说明他丢了包吗？

别看老张是个老机关了，但是遇上这样的事，他也不会往别处想。他拿着包就去找栾介川，栾介川不但说没丢包，还埋怨老张多管闲事。老张一点也不理解。太难琢磨了，明明是丢了包，还不承认是自己丢的。怎么想的呢？

蓝鸣烨见老张进来，给老张倒了一杯水。“市里要搞机构改革了，我们这个部门一定要响应号召，搞好机构改革，我想先了解下局内人员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吧。优点缺点全说，不要保留啊。先说说这些处长吧。”

“预算处长李仲梁是副市长聂邦春的小舅子，因为聂市长原来当过财政局长，后来又是主管财政的副市长，所以，他对一般的人和事都不放在心上。”

“他不懂业务，怎么干这些年预算处长呢？”

“他有个得力助手，就是总会计师王星星。王星星是省里财经学院毕业的，学的是财会专业，在我市县里属于老资格的财政人了。他和李仲梁的私人关系很好，所以处处帮着李仲梁。其实，预算处的大梁一直是王星星顶着，李仲梁是个甩手掌柜的。”

“以王星星的能力，为什么肯于帮助李仲梁呢？”

“这个说来话长了。当年王星星毕业刚分到局里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加上她的父亲常年生病，家里大小事都要靠王星星张罗。那时候李仲梁给局长开车，没事的时候就帮王星星出车，送她父亲去医院，或者帮她办一些家里的事。时不时地，李仲梁还给王星星一些零花钱，虽然王星星总是推辞，无奈，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王星星就是想刚强也刚强不起来。”

“王星星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她父亲前年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有一些劳保。王星星现在和从前可大不一样了。穿名牌，用高档化妆品，出门有时坐李仲梁的车。”

“她没成家吗？”

“没有。李仲梁对她很好，她一直也没成家。有几次相了对象，都被李仲梁给搅黄了。”

“原来是这样。”蓝鸣烨若有所思道。

“王星星被杀案有进展吗？”蓝鸣烨问道。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3)

“没听说有什么进展。钱翠翠被叫去审讯了一天，什么也没问出来，证据也不足，公安局也不能随便就拘人哪，只好把她给放了回来。李仲梁被抓却被栾介川给保了出来。刑警队有个副队长是栾介川的哥们儿，听说是栾介川找的他，才给保出来的。”

“老栾可真有两下子。进了公安局也能给保出来。那王星星的案子和李仲梁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怎么没有关系啊。要不是李仲梁，钱翠翠也不能打王星星。王星星的死和他们两口子肯定有关系。”

“现在我们还都处在猜测阶段，等案子侦破了就知道最后的结果了。不过，我们还真得提醒全局的同志们注意安全。”

“是啊，蓝局长说得没错。我今天听说，公安局的同志又接到线索，说是找到了王星星的人头了。”

“在哪找到的？这对案件的侦破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在城北林场的槐树林子里找到的。听说还有新进展，就是包人头的报纸是财经报。公安局正在调查呢。”

“财经报在全市只有我们局、审计局、经济局等几家单位订阅，但是也不排除各区县的相关部门订阅这份报纸，如果要缩小侦破范围，也能起到一部分作用，还是有利于公安局侦查的。”

“是啊，这回王星星的案子快有结果了。”

“但是也不容乐观啊，到底是谁干的，还有一个侦查的过程。”

“可不是嘛！等抓到凶手，王星星死也就瞑目了。”

“张兑家里是什么情况呢？”蓝鸣烨觉得张兑的死因也有疑问。

“张兑是外地人，大学毕业和男朋友一起来的柳树市。”老张答道。

“不是独身主义吗？怎么还有男朋友呢？”

“原来其实她不想独身的，是她那个男朋友回到柳树后又找到比她还漂亮的女朋友了，后来两人结婚了，把她给彻底甩了。当时张兑挺受打击的，从那以后就坚决信仰独身主义了。谁给介绍对象都不看，就是一份心思做工作。”

“张兑接触的人员复杂吗？”

“不复杂。以我的了解，张兑除了和局内的几名女同志交往外，再就是她家的邻居小郑，其他人员似乎没什么交往。每年休干部假的时候她才回老家看看。业余时间她就喜欢读读书，绣十字绣什么的。是个挺开朗、文静的女同志。”

“栾介川说她是自杀，你觉得可信吗？”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4)

“张兑不可能自杀，虽然爱情上受了点挫折，但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听说她原来的男朋友有时也打听下她生活的情况，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怨恨了。我分析有他杀的可能，至于什么原因，我还说不清楚。但是，以我在局里待这些年的了解，咱们局确实是一本糊涂账。”

“以前局内报销什么的不在办公室吗？资金应该经你手过才对。”蓝鸣烨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我只负责管后勤和党建，给局里弄个福利什么的归我管，市委市政府要个材料什么的也归我管，但是涉及到资金的问题是哪个处负责的就由哪个处的处长直接对局长批了，所以，很多涉及到资金的事儿我也不清楚。咱们财政局本身下设的二级账户就有好几个，我都说不清楚。”

“那些账户都在处长手里掌握是吗？资金都是从这些账号上拨走的对吧？”

“外面来的资金可以进这些账户，内部也可以往出拨。”

“老张，你通知各处把所有的账号及相关手续都交到局办，由办公室统一管理，时机成熟的时候，将这些账户一律取消，实行财务统一管理。如果哪个处室不交，就让处长来找我。”

蓝鸣烨觉得这事让老张去办有一定的难度，于是，他喊住老张，“还是通知各处处长，十分钟之后到会议室开会，不要透露会议内容。”

几个处长不知道是什么事，蓝鸣烨在会上突然提出限十分钟之内将各处账户情况都交到局办，由老张暂时管理。十分钟之后，蓝鸣烨跟老张要反馈结果。

十分钟后，老张跟蓝鸣烨反馈说：“预算处、采购办、社保处、国有资产的账号没移交。”

蓝鸣烨觉得这里有问题。他让老张分别找这些处长，问是什么原因不按时交。

李仲梁的原因很简单，拨付款不方便；采购办李中天说是有一笔业务没做完；社保处因为因为张兑死亡，没找到钥匙，保险柜打不开，拿不来相关印章等；国有资产也存在业务没完结等问题。

通过收账户这件事，蓝鸣烨觉得财政局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很多，心里没鬼，为什么不敢交出二级账号？处室开户不仅仅是拨付方便的问题，还涉及到个人使用起来方便的问题，他决定先从社保处查起。

蓝鸣烨让老张找有公安局开锁许可的专业人员打开了社保处的保险柜，当时老张和社保处的马晓秋都在场。保险柜打开后，里面居然是空的。账号的相关资料、社保处用于支付的印章都不见了。

在老张跟蓝鸣烨汇报的时候，蓝鸣烨说："我觉得应该从社保资金抓起，如果王星星和张兑都死了，是不是说明一些问题呢？比如，王星星和张兑都知道一些事，有人为了掩盖事实而把她们给杀害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还有就是，她们两个被人胁迫去做什么事而她们没做，最后导致了杀身之祸。这些可能成立吗？"

《财政局长》 第十六章(5)

“蓝局长，你快成了破案专家了。我觉得分析得很有道理。”

“行，有时间的话，我们和公安局的人好好聊聊。”

究竟是谁打开了保险柜？究竟是谁先于老张他们拿走了社保处的账号资料？难道张兑的死和这些账号也有关联吗？

蓝鸣烨做事从来不半途而废，他从收账号这件事上就发现了财政局存在的大问题，他甚至联想到两名女干部的死亡和这些账号都有关系。他想，没有账号和相关资料没关系，让老张去开户银行一查就知道了。

老张去银行查账号的时候，栾介川已经在第一时间知道了。

他想找蓝鸣烨质问，但是他又没有勇气，毕竟自己心虚。社保是归他分管的，如果蓝鸣烨较真，自己该如何应对？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应付蓝鸣烨。但是，他还不太了解蓝鸣烨的行事作风，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蓝鸣烨从来不轻易下结论，蓝鸣烨的稳重与他的年龄绝对不成正比，在这一方面，栾介川确实低估了蓝鸣烨。

老张到社保处开户的银行去查询，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因为没有账号，相关的手续什么也没有，银行不给查。最后，老张拿着财政局的介绍信，并找到了行长，经过行长的疏通，工作人员才给老张查出了社保处的账号。

有了账号，老张让银行将这个账号上近几个月的入账和支出情况打出了详细的清单。办好这一切之后，老张把明细单拿回财政局，交给了蓝鸣烨。

蓝鸣烨在看这些明细的时候，发现了很多问题。

“老张，这上面只显示了什么时候入账，什么时候支出，但是支出的渠道是哪里，并没有显示。还要找银行联系下，把支出的账号和单位情况查出来。这样我就知道社保基金的使用是否存在问题了。”

“都怪我没能把这事一次性办利索，让您操心了。”老张歉疚地说。

“没关系。是我没布置详细，你不知道我的意图。老张，你看，最后这笔基金的支出的日期是在张兑死之前还是死之后？”

老张拿过明细仔细看了下，凛然一惊：“是在张兑死之后拨出的。这怎么可能呢？”

“你能确定吗？再仔细想想。”

“肯定没错。那天是我老母亲过生日，我晚上在我母亲家吃饭的时候，公安局来电话通知我说张兑死了。我立即放下碗筷就赶了过去。这个日子我是不会忘记的。可是这上面记录的时间却是在我母亲生日后第三天，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是这样，就说明张兑的死和这笔资金有关。张兑绝对不是自杀身亡的。老张，你立即跟公安局联系下，把我们的分析告诉他们，以便他们侦破案件时作为参考。我们这边也要多留心，在协助公安局侦破案件的同时，清理我们财政局内部的败类。”

老张猛然想起了什么，他把那天栾介川问他的话，还有事后在卫生间里找到的小包及钥匙的事都告诉了蓝鸣烨，这让蓝鸣烨也逐渐地警觉起来。

蓝鸣烨接着召开了处长会，在会上，他对这次收缴账号的事向各处长进行了重新部署，对始终没报上来账号的处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如果不存在私心，为什么就不能交上来那些账号？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管好用好财政资金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如果想通过财政资金去满足个人私欲，通过财政资金去送人情，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今天下班前，如果哪个处室还没交上来，我将通过银行去查询，并通过行政手段对相关处长进行处罚，如果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移交纪委，一定严惩不贷。”

蓝鸣烨的讲话应该算是最后的通牒了，没等到下班，那些没交账号的处室，都乖乖地交了上来。

通过这件事，蓝鸣烨深刻认识到，资金管理不严格会出大问题，而人员的素质提高更重要。资金管得好坏，关键在人。选好人用好人才是最重要的。看起来财政局的改革刻不容缓。

《财政局长》 第十七章(1)

蓝鸣烨正在办公室看市里关于机构改革的方案，突然有人敲门。

蓝鸣烨开门一看，老张领进来一个人。来人是服装学校的校长邢艳。邢艳是羽儿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了一所高中当老师，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主动申请到职业高中当老师，一干就是多年，后来被提拔为校长。羽儿和邢艳是高中时候最要好的朋友，所以，邢艳对蓝鸣烨也很熟悉。邢艳至今还是单身，羽儿没少嘱咐蓝鸣烨帮邢艳找个男朋友。

“怎么这么有时间啊！校长亲自来啦！怎么，你认识老张啊？”蓝鸣烨打趣地说。

“我刚才找你才认识的。老张很热心，就把我给领过来了。”

“老张啊，查账号的事儿有消息了吗？”

“银行方面不爱给查，这次不像上次那么容易了。”

“哦，还这么复杂呢。你先回去，以后我找他们。”

老张出去后，蓝鸣烨说：“你这大校长不用亲自来，有事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我这校长不亲自来不行啊！我得求求财神爷照顾照顾我们了。”

“学校有什么困难吗？我能帮什么忙呢？”

“我们学校从去年开始就打报告申请维修校舍的经费，预算外账户上我们还有一些资金，足够我们维修校舍的费用。如果再不把钱批给我们，今年夏天如果雨季来临，房顶就又要漏雨了。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你们财政局可得负责任呀！”邢艳无奈地说。

“来了就给我戴个帽子。我从来也没听说这件事啊！”蓝鸣烨很无辜。

“去年九月份开学，我们就把报告交给采购办了。期间，我让会计来过多次呢，一直都没动静。怎么，嫌我们会计给送的钱太少哇？”

“一直没批回去吗？我来这一段，采购办没给我报申请维修校舍的费用报告。怎么，还有送钱一说吗？”

“是啊。本来我不想说这事的。看起来你真的不知道情况，说明采购办的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把我们的材料报上来。她是拿着我们的，还骗着我们。”

《财政局长》 第十七章(2)

蓝鸣烨拿起电话，“采购办吗？我是蓝鸣烨，请你们李主任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采购办接电话的是工作人员周莲花。蓝鸣烨打电话的时候，周莲花正对着办公桌上的镜子在化妆。这套新化妆品是昨天一个单位的会计送给她的，广告里最近一直演着的欧珀莱品牌的，据说是正宗的法国货。接到蓝鸣烨的电话，周莲花停下刚化了一侧的眉毛，一只手拿着眉笔，另一只手拨电话号。她得立即给李中天打电话。李中天这会儿正和一帮哥们儿在家里打麻将呢。他不知道蓝鸣烨找他有什么事，推开麻将穿上外衣就往单位赶。他现在一点也不敢怠慢了。李仲梁已经被停职了，他不得不引起重视。

来到蓝鸣烨的办公室，李中天谦恭地说：“局长，您找我？”

“你怎么才到啊？”

“我去基层单位走访去了，收集下各单位意见。”

“我问你，去年服装学校申请维修校舍的报告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批呢？”

“是他们没报上来。”蓝鸣烨看了一眼邢艳。李中天不认识沙发上坐着的邢艳。

“可学校来人说去年都已经报上来了。你回去找一找吧。”

“好。我立即去找，找到了就送给您审批。”李中天边说边退了出去。

其实，李中天心里明白，一定是周莲花给压下了，没往上报。这个周莲花，胆子越来越大了，背后总给他捅娄子，因为她，李中天没少跟人说好话。

可人家是副局长老婆，真是拿她没办法。此刻，李中天也感到一丝的无奈。但是，连李中天都不知道的是，周莲花不仅是栾介川的老婆，还是副市长聂邦春的情妇。

周莲花原来在街道工作，栾介川到财政局工作后，发现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于是，找到当时任局长的聂邦春，送上了五万元现金和价值两万元的首饰，在聂邦春的关照下，终于来到财政局，并选了一个最有油水的部门——采购办。

周莲花上班的第一天，礼节性地到聂邦春的办公室去问候。

当时聂邦春正在打电话，他惊异于周莲花的美貌，比自己家的桂平强了很多。猴头鼠背的栾介川原来还金屋藏娇呢。他用眼神示意周莲花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周莲花也不客气地坐下来。聂邦春一边心不在焉地说话，一边盯住周莲花看。周莲花的面部保养得很好，皮肤细腻白净，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身材丰满很有富贵相。聂邦春正在说话，她只好坐着等聂邦春把电话打完。看到聂邦春注视着自己，周莲花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注视，这么多年，她也走过了一些部门，因为自己的外貌，也吸引过很多人的目光。而聂邦春是注视自己的人级别最高的一个。这不免让她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

《财政局长》 第十七章(3)

虽然栾介川是财政局的副局长，和聂邦春的级别差距不大。但是，聂邦春的外貌确实比栾介川强了很多。聂邦春毕竟是军人出身，体态外貌都胜栾介川一筹。聂邦春草草地通过电话后，问周莲花，“您是找我吗？”

“是啊。我是栾介川的爱人周莲花，今天刚来上班，过来看看您，当面感谢您。我家老栾今天他有对口部门的会，让我自己过来了。”

聂邦春嘴里应承着原来是这样啊，一边起身握住周莲花的手：“欢迎你来我们局工作，如果有什么困难就直接找我。”本来是礼节性的握手，但他已经舍不得松开了。周莲花也觉得聂邦春人很热情，任他握着手，同时心底里有一种愉快的感觉逐渐滋生出来。

就是这一次的双手紧紧相握，让他们之间互生好感和新奇。背着栾介川聂邦春得到了周莲花。人无完人，谁都不会十全十美。美丽的周莲花却不能生孩子。栾介川贪图周莲花的美貌，虽然父母多次让他舍弃周莲花另娶一个相貌平常的女子，给栾家生个孩子也好有个后代，可栾介川全然不听，他觉得每天能看到周莲花就是自己这一生的幸福了。而正因为这一点，更让聂邦春放心，他不会担心周莲花怀孕，即使怀孕了，那也是周莲花的福气。

在聂邦春的关照下，李中天让周莲花负责基建基金和办公用品采购的报批工作。当然，栾介川两口子也是明白人，时不时地请李中天喝酒、洗澡，有时请他到家里一起打打麻将，再让李中天和几把，挣点钱，高兴高兴。李中天不在采购办的时候，办公室的大小事其他工作人员都自动自觉地向周莲花汇报，俨然副主任的架势。有了三个男人的娇纵，周莲花在财政局可谓如沐春风。

但是，这一次，周莲花却捅了马蜂窝。